| 一齊搞 |

| 埋嚟學 |

| 試下傾 |

非常社區手札

元朗區

2022/09
|
2023/01

關於非常香港

非常香港於2013年成立，是根據《稅務條例》(第112章) 第88條獲豁免繳稅的非牟利慈善機構。機構多年來致力倡議以社區主導、創新的方法活用城市公共空間，亦曾舉辦非常碼頭 (2014)、非常香港仔 (2016)、非常德 (2016) 等多個大型公眾參與活動，以支持本地多元藝術文化、鼓勵大眾創意及回應社區願景。

為鼓勵更多團體活用閒置空間，非常香港於2018年推出本港首個提倡社區主導項目的非營利平台 ——「非常協作」，透過提供諮詢及促進跨界別協作，由下而上地與社區團體一同面對現時活用閒置土地以推行不同項目時所遇到的挑戰。

我們相信以地方營造轉化更以人為本的城市空間，能促進大眾的生活質素和身心靈健康，令香港成為一個更宜居及可持續的城市。

手札摘要

「非常社區」由非常香港主辦，何鴻毅家族香港基金贊助，在2022年至2024年間依次到新界、九龍、香港島展開計劃。每區皆包含「非常社區學堂」、「非常社區沙龍」及「非常社區節」三部份。元朗區的半年計劃於2022年9月展開，而「非常社區節」（元朗區）亦已於2023年1月7日至15日順利舉行。

我們相信好的空間和廣泛的社區參與能使人連結。透過重新想像和塑造社區內的公共空間，以「地方營造」（Placemaking）回應社區需要，非常香港希望串連區內各個群體，推廣社區共融，提升居民的身心靈健康。計劃期間，團隊舉辦了各種創新的公共空間實驗及活動，將地方營造概念帶入社區，與居民共同打造能回應地區願景的理想社區生活。我們深信，每一個社區也有獨特之處。只要能加以運用並發揮，每一區都可以是非一般的「非常社區」。

元朗區是「非常社區」計劃中的起始地區。團隊自2022年7月開始了為期數月的調研工作。過程中，我們了解到元朗區過去曾是本港一個農業重鎮，擁有豐富的生態資源及源遠流長的圍村文化。直至70年代，政府大肆發展新界西北部，不少農地被改劃成私人住宅和商業項目，令元朗區日漸變成一個新舊交融、城鄉共存的社區。

因應城市發展，元朗區的社區面貌及人口結構起了重大轉變，其中以天水圍的規劃最受爭議。隨發展而遷入的人口偏向以基層為主，區內亦欠缺基本社區及交通配套以滿足居民生活需要。此外，區內的設計單調統一，缺少多元的商店種類，街道的設計亦以交通為主導。參差的社區設計常為居民詬病，亦間接引起多宗倫常慘劇及自殺事件，令圍城成為外界眼中的「悲情城市」。這20年間，政府和社會各界投放了大量資源，又引入了不同類型的社區服務，希望可以改善以上問題。

時至今日，元朗區將再度發展為與內地緊密連接的北部都會區，未來亦會興建多個新市鎮及大型基建，以配合大灣區的長遠發展。預料將會有大量人口遷入及遷出，更多農地被改為發展用地。由發展所引起的搬遷及安置問題，將會成為元朗區未來的挑戰之一。

以上述的發展肌理為背景，團隊於非常社區學堂招募了20位來自14個非牟利團體、共十多個服務範疇的社區工作者成為學堂學員。由2022年9月開始，學員參與了為期八節的地方營造工作坊，當中包括理論及技巧初探、案例分享、模擬遊戲、現場交流、落區考察等多個部分。最後，學員亦學以致用，按著各自對社區的日常觀察及個人工作經驗，分組構想出能回應元朗區需要的地方營造提案，並在諮詢專業團隊意見後，於2023年1月7日至15日的非常社區節（元朗區）實踐出來。

今屆的學堂學員共分為五組，主要以重塑社區關係和促進社區共融為主題。第一組〈天水圍的前世今生〉以影像重現天水圍不同時代的面貌，藉集體回憶連結街坊；第二組〈天作之盒〉用藝術作介入，邀請不同種族、年齡的街坊在紙盒上畫上對天水圍的印象，以此推廣社區共融；第三組〈天造之材〉帶領參加者在區內的自然景點收集天然物資，以製成作藍曬作品，過程中宣傳身心靈健康；第四組〈「天」 Der〉沿用了線上交友平台的概念，邀請街坊填寫檔案卡並用紅線串連，提供契機讓他們彼此認識；第五組〈共享“天”材〉用以物易物的方式，鼓勵街坊交換故事，促進鄰里共融。

除了學堂成員的成果展覽外，非常社區節更廣邀區內各個團體參與，開放了天晴廣晴、天瑞商場、天恩河畔及綠在元朗四個場地，舉辦了34場活動，包括導賞團、街頭演唱、戶外表演、社區放映、攤位遊戲、工作坊及互動展覽等，一同藉空間回應種族共融、街頭遊樂及非物質文化遺產等18個社區議題。

雖然非常社區節已告一段落，但我們仍希望可透過這本手札，把這半年來的難忘片刻記下，並將經驗和心得結集成書，為及後有意為社區出一分力的有心人帶來啟發。

Executive Summary

Sponsored by The Robert H. N. Ho Family Foundation Hong Kong, Very Hong Kong is launching the “Space+” programme across New Territories, Kowloon and Hong Kong Island from 2022 to 2024. Each district encompassesan array of capacity building initiatives including the “Space+ Academy”, “Space+ Salon”, and “Space+ Festival”.

Very Hong Kong believes in the power of good spatial design and inclusive bottom-up participation. Through actualizing Placemaking efforts to echo local aspiration and addresses neighbourhood needs, we stand with our community to co-create a liveable, close knitted society for all.

Featuring Yuen Long District as Space+’s first episode, the team kick-started a series of groundwork since July 2022 to investigate the district’s unique natural environment,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context which laid foundation for its socio-demographic evolution. Once a rural township known for “walled village”, clan culture and local agriculture, rapid development has brought sweeping changes to Yuen Long District since the 1970s. In particular, the controversial planning of Tin Shui Wai new town - once portrayed as the “City of Saddness”, was repeatedly accused as the root of its grassroot population, poor transport connectivity and lacking community facilities. While ample public resources have been invested to shed light for improvement, how could the District stayresilient in face of rapid development and changing social dynamics has remained a vast challenge for many.

With the District’s context in mind, Very Hong Kong recruited 20 community workers from various fields to join the “Space+ Academy” as trainees. Teamed up in groups of five, trainees developed knowledge and skills in eight Placemaking workshops to prepare them for future service works. Workshop topics included community design theories,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case studies, engagement skills, site visits, and more.

Upon the final proposal presentation at the advisory clinic, each team was ready to bring their imagination into actual implementation at the “Space+ Festival”. The five team’s Placemaking initiatives included: “The Past and Present of Tin Shui Wai”, where old scenic photos and less-knownstories were showcased to bring back collective memories of Tin Shui Wai over generations; “Tin Shui Wai Box Co-Creation” embraced social inclusion by inviting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to paint their impressions of Tin Shui Wai together; “Heavenly Creations in Tin Shui Wai” embedded mental wellness and natural conservation concepts throughout their countryside tour and blue-tanned co-creation workshop; “Tin-Der” brought the online dating app into life to stimulate kai-fong interactions; and “Bartering Tin Shui Wai Stories” welcomed neighbours to exchange stories and second-hand goods to reconnect everyone.

In addition to the Placemaking initiatives curated by trainees, the “Space+Festival” on January 7 till 15, 2023, invited 34 local groups to reimagine 4 signature public spaces for social good. Sites including Tin Ching Estate Plaza, Tin Shui Shopping Mall, Tin Yan Riverside, and the frontyard of Yuen Long Green Recycling Station. During the festival, kai-fongs were able to enjoy a wide spectrum of free, community-led events that were organised “by the locals, for the locals”. Event highlights include community screenings, game booths, workshops, exhibitions, guided tours , busking, and dance performances.

While our journey in Yuen Long District may come to an end, we believe this publication will record our unforgettable days with fellow community partners, and continue to bring inspiration to everyone striving to make an impact through Placemaking.

手札目錄

01 序言概要 P. 7-10

02 緣起工作 P. 11-16

03 計劃概要 P. 17-20

04 調研工作 P. 21-32

05 埋嚟學 P. 33-42

06 試下傾 P. 43-58

07 一齊搞 P. 59-94

08 後記 P. 95-104

序言

我們相信，空間是一個能改善生活質素和身心靈健康的重要工具。唯有透過讓使用者由下而上地參與空間規劃的過程，該空間才能發揮其最大作用，承載最在地的日常生活，連結最緊密的鄰里關係，孕育最有溫度的人情故事。

非常香港自2013年成立起，一直致力倡議以社區主導、創新的方法轉化城市空間，以地方營造的方式積極回應社區需要。以往，我們嘗試用不同方式去重新想像和塑造空間，把城市內一些常被忽略或閒置的公共空間開放予本地團體使用，舉辦各類多元藝術文化及社區創意活動，例如「非常碼頭」(2014)、「非常香港仔」(2016)及「非常德」(2016)，用空間連繫人。在2018年，我們更成立了全港首個非牟利協作平台「非常協作」。透過提供專業諮詢及跨界別協作網絡，五年間，團隊已協助了超過100間社區組織策動及推行他們的地方營造計劃，與他們一同面對在活用閒置土地及城市空間所遇到的挑戰。

隨著愈來愈多項目落成，我們十分高興能見到社會上不同的有心人能共同協作，把一些未被充份使用的空間轉化成能為社會帶來裨益的地方。同時，我們亦在這幾年收到不少來自合作團體關於場地租借、牌照申請的查詢，當中甚至涉及與地方營造、空間重塑有關的理論和技巧。這讓我們作了更多關於團隊未來發展方向的思考和討論。就如我們一直相信，要讓社區空間真正被轉化活用，居民持續且主動的參與是無比重要。若區內居民自身並無足夠意識、資源和技巧去作出長期改變，那外界的支援只會是救火揚沸，治標不治本。為此，我們怎樣能定立有效的框架，讓有心了解地方營造的人士能更易入手，深入淺出的了解相關概念？或是把場地牌照申請的明確步驟詳列出來，降低公眾參與地方營造的門檻，讓想利用空間回應社區需要的有心人能有章可循？透過整合我們多年的地方營造經驗，與社區團體分享交流，我們希望可讓更多人獲得啟發和實踐的動力。因此，我們想再向前走多步，在提供技術支援以外，肩負更多知識傳遞和技巧分享的工作，裝備有心為社區出一分力的居民和社區團體成為區內地方營造的先鋒。2022年初秋，我們決定還原基本步，回歸社區，透過開展非常社區計劃，與在地居民及團體一起由零開始，重新想像及重塑自己的社區。我們相信，每一個社區皆有其獨特性，而這亦是它最需要被發揮的潛能所在。我們深信，每個社區只要能透過地方營造找到自己的特色和定位，那麼每一區都可以是與別不同的「非常社區」。

「非常社區」項目得以成功展開，有賴何鴻毅家族香港基金全力贊助，以及元朗區議會鼎力支持。而非常社區學堂及非常社區節能順利完成，亦有賴所有學員及合作夥伴踴躍參與。

這半年間經歷的所有起與落雖不能盡錄，但仍希望可借手札把其中一些珍貴時刻和心路歷程記錄下來，讓曾與我們同行的你，能不時回味曾經的難忘瞬間；而未與我們相識的你，亦能從中獲得啟發，在未來與我們於社區相遇。

非常香港聯合創辦人

蒲美琪女士、羅健中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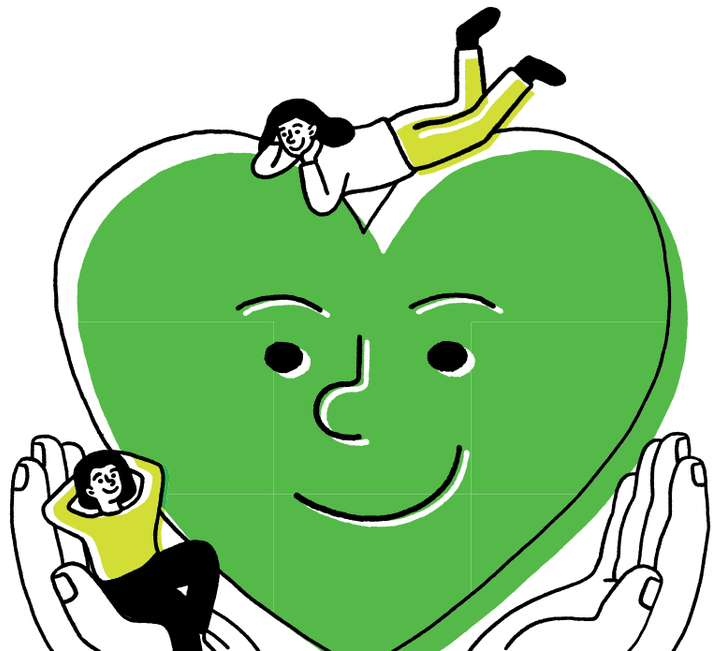
緣起

身心靈健康成全球趨勢
建立社區網絡增幸福感

近年來，身心靈健康逐漸成為大眾關注的世界性議題，聯合國更把「健康與福址」(Health and Wellbeing)列為十七個可持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之一。在香港，不論是政界、商界或社福界，亦有投放大量資源推行持續的精神健康推廣和公眾教育計劃，藉此鼓勵大眾關注心理健康議題。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於1947年的定義，「健康」是指個人在生理上、心理上及社會適應上皆有完好的狀態，而不僅是沒有疾病或好體格。例如，社會適應上的健康，是指每個人都能肯定自己的能力、與他人和諧共處、並對社區作出貢獻。就心理健康而言，則可分為個人及社會整體兩個層面。

然而，我們相信社會整體的心理健康是建構每個人各個層面健康的基礎，而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連結自身與他人，讓大眾能建立起社會歸屬感及幸福感，從社區網絡中獲得身心靈的滿足。



從發掘空間、轉化地方、到建構社區

我們認為，空間是一個有效的切入點。透過以「空間」作為媒介讓眾人聚首、交流、互動，社區內的持份者便能建立緊密的關係，從而提升社會整體的身心靈健康。

空間是一個提供人們日常生活的場所，在社區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當中的設計會直接影響人們的日常生活，並潛移默化地改變他們的使用行為、習慣以至心情。例如，公園裏的長椅是否耐坐、辦公室的裝潢是否美觀、區內的休憩設施是否足夠、街道的設計是否安全等，這些都會影響我們是否願意逗留和使用該空間。

在眾多的空間中，公共空間是所有人都能自由和免費地使用的空間 —— 不論年齡、階層、種族、教育及經濟背景。正因為公共空間擔當著社區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它的設計能否回應的當地社區的需求和願景十分重要。

我們相信，最常使用空間的社區人士就是最熟悉這些空間的專家，一個空間的設計好壞很大程度取決於有否考慮使用者意見。近年來，政府主導了不少參與式設計營造項目，例如公共遊樂場、河畔空間，透過邀請公眾直接參與及設計過程，了解在地居民對該「空間」的想像和意願，共同創造受眾人喜愛、真正以人為本的空間。當空間能為人們帶來不一樣的意義，便會變成一個專屬他們的「地方」。當一個地區能有多個「地方」連結不同個體進行互動和交流，「社區」就會形成。

由「空間」轉化為「地方」，集合形成「社區」的演化，正正就是地方營造的精神。

為「空間」添意義 令「地方」變成「社區」

然而，在更多的時候我們未必能參與前期規劃和設計的階段，所以後期管理中如何以地方營造持續凝聚社區的參與尤其重要，與地區團體的協作更是當中的關鍵。作為一個致力倡議和實踐創新活用社區空間的機構，我們期望將地方營造的意念植根於社區生活，讓「地方」融入社區環境及人的元素後有機自然地發展起來，從而拉近人與社區距離。因此，我們欲在現行的服務上再進深一步，連結更多地區團體一同協作 —— 由非常香港團隊分享與城市規劃及文化創新的知識和技巧，而服務不同群體的地區團體則能分享和善用在地知識、資源和網絡，攜手以地方營造的手法回應社區需要。透過跨界合作，我們希望可以結合建築、藝術和社福等眾多角度，與地區團體一起共建多元共融的社區，並以他們為先鋒，在「非常社區」計劃完結後，把地方營造的理念繼續在區內深化。

計劃概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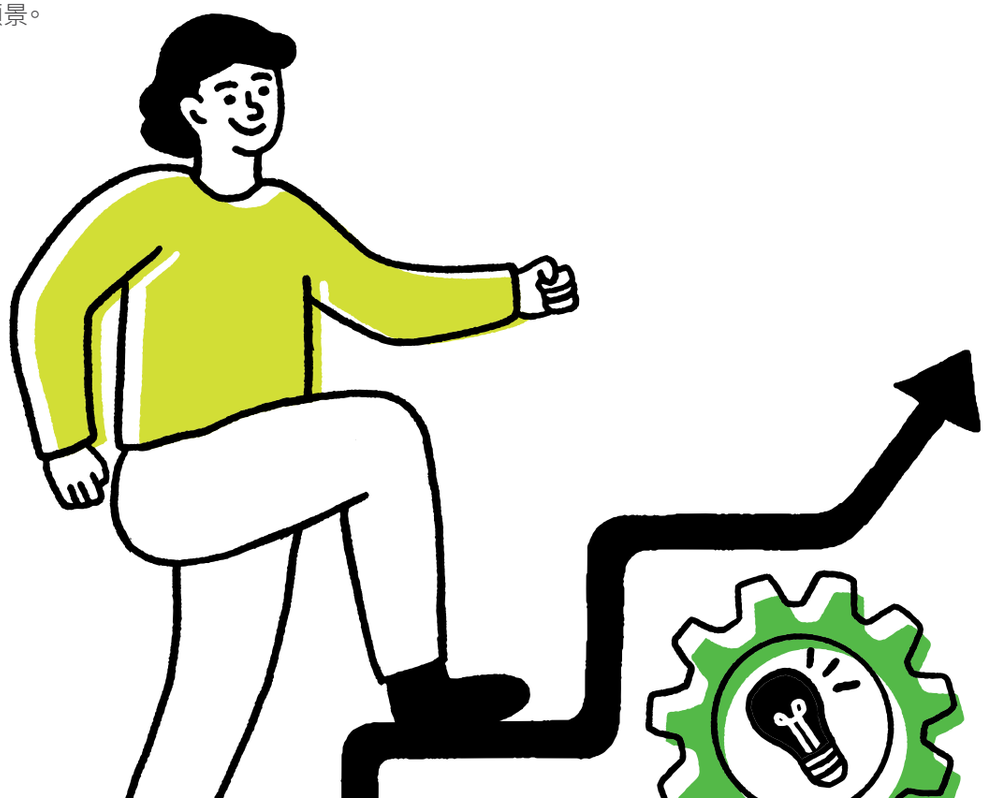
什麼是非常社區？

我們相信，由公眾參與、由下而上的社區營造模式，才能創造出一個最貼合當區居民需要的理想社區。透過一次性或持續性的公共空間活動，我們希望參加者可按自身能力及喜好，以合適的身位及投入程度，由學習技巧開始，到嘗試共創並最後一同實踐，自由參與社區的空間改造。

在整個「非常社區」計劃中，非常香港團隊會以導師及支援夥伴的身份，邀請地區團體成員一同「埋嚟學、試下傾、一齊搞」各種地方營造的創意，並於社區中擔任橋樑角色，連結各持份者，建立跨界別合作網絡。透過為社區提供一個平台，我們期望助社區團體實踐他們創新的空間改造點子，回應社區願景。

在何鴻毅家族香港基金的贊助下，我們在2022年至2024年間，依次到新界、九龍、香港島開展「非常社區」的計劃。透過舉辦能力建構工作坊及各種創新公共空間探索活動，我們期望將地方營造概念帶入社區：一方面擴展地區團體合作網絡，深化各類社區服務的影響力，另一方面則鼓勵公眾與我們一起重塑熟悉的公共空間，實踐「自己社區自己造」，共同打造「你」想的社區生活。

整個計劃分為三個部分：非常社區學堂、非常社區節及非常社區沙龍。



非常社區學堂

這是由非常香港推出的全港首個系統性地方營造課程。目的是與非牟利機構在所屬的社區推動地方營造，並通過公共空間作為平台，與社區產生更深厚的連結，深化現有服務的延伸性與影響力。課程會從理論到實踐、深入淺出地介紹地方營造的概念、理論、執行技巧，分享案例和進行現場交流，藉此啟發學員以另一種角度重新觀察和思考社區的需要和習性。

非常社區節

「非常社區」於每區計劃的最後一個月舉辦為期兩星期的非常社區節，作為全區中最大型的地方營造活動。過程中，我們提供場地及技術支援，把區內不同公共空間轉化為實驗場，讓非常社區學堂的學員和民間團體以衛星形式在各類公共空間舉辦活動，連結街坊，建構地方回憶，改造社區空間。

非常社區沙龍

在未來兩年間，我們會與區內團體一起舉辦15場非常社區沙龍。以日常公共空間活動作引子，再用不同的方式、與不同的群體、在不同的場所，進行一場公共空間實驗。將原本互不相交的使用者對話、互相理解、共創，打破空間中的原有秩序，與社區一同反思對地方與社會議題的既定想像，重啟公共空間的公共性，以有限空間引發無限想像。

調研工作

地理環境

原為水鄉澤國
現為著名生態地

元朗區位於香港新界的西北部，其北部與深圳接壤，兩地相隔一條深圳河。元朗區西邊環海，東邊及南邊則分別是北區和屯門區。全區佔地約14,430公頃，是香港十八區中第三大的行政分區，面積僅次於離島及大埔區，大小約是是九龍的三倍，香港島的一點八倍。

元朗本名為「圓萌」，意為在水中央的一塊圓形平原，其中「萌」是紅樹林的意思。後來，為方便書寫，居民便更易為「元朗」。元朗區早期是一個水鄉澤國，濕地處處。原居民多以耕種水稻為生，後來改為種植蔬菜、花卉及飼養牲畜。

至今，元朗區的地理範圍已擴展至包括元朗六鄉（即屏山鄉、廈村鄉、錦田鄉、八鄉、新田鄉及十八鄉）、元朗市及天水圍。相較其他地區，元朗區坐擁不少農地、村地及棕地，生物多樣性高，其自然風光及生態環境亦在國際間享負盛名。其中，米埔自然保護區已被《拉姆薩爾公約》列為具特殊科學價值的國際重要濕地，是香港著名的觀鳥勝地。除外，區內的其他生態重地如下白泥、南生圍和有12條行山步道的大欖郊野公園，以及以盛產海鮮聞名的流浮山，皆是受本港及外國遊客歡迎的熱門郊遊景點。

歷代皆為
本地農業重地

元朗區是昔日本地農業重鎮，即使時至今日農業已漸式微，各個鄉村依然有活躍的農地。現時新界蔬菜產銷合作社有限責任聯合總社旗下共有26個合作社（即菜站），元朗區就佔當中的12個。

元朗區的農業產出十分多元，錦田、八鄉、新田等地的村落仍有不少活躍農場。這些農場以蔬菜及水果種植為主，冬季主要產出十字花科葉菜，夏季則以瓜、豆類為主；而在新田北部則有不少「桑基魚塘」仍然運作中，養殖淡水魚如鯇魚、羅非魚及烏頭（鹹淡水交界）等。與此同時，在十八鄉、錦田等地亦有不少豬場及雞場。

與香港其他地區相比，元朗區保有較完整的鄉郊面貌，生態價值豐富，擁有著與一般市區不同的地方氣息及人文景觀。

歷史文化

圍村文化源遠流長
六鄉古蹟處處

元朗區的歷史源遠流長，早在一千年前，已有人為躲避戰亂和尋找生計而定居於此。早年原居民有客家人，亦有廣東人，姓氏複雜，多說圍頭話。其中以文氏及鄧氏為大，在區內建有家祠及其他家族建築。

元朗區內保有不少歷史文物及建築，包括聚星樓、鄧氏宗祠、古圍村上璋圍、覲廷書室及楊侯古廟等。六鄉轄下管有不少傳統的圍村，例如錦田鄧氏的吉慶圍、永慶、泰康圍等，其中吉慶圍保留的神廳、圍門、四面的炮樓及圍牆，被列為一級歷史建築。這些被保留下來的昔日圍村建築物，與圍內新建的現代村屋相映成趣。每逢節慶，村民會按傳統習俗在村外空地或祠堂內擺設盆菜宴，亦會有舞龍舞獅表演助慶。另一樣在元朗區常見的傳統風景，則是以竹棚搭建的大型花牌。不論是在圍村還是市中心，只要有盛事舉行，均會出現祝賀用途的手製花牌。時至今日，這種傳統花牌在其他地區已買少見少，唯獨元朗居民仍不時使用。

由墟市到新市鎮
新舊交融成特色

事實上，在1970年代末期發展新市鎮之前，元朗區內本來就已經車水馬龍、人馬疊集。由鄧氏發展的厦村市是區內最早期的墟市，其後被由鄧氏建立的元朗墟（今元朗站北部）取代，元朗墟後來又被今日合益路、合財一帶，亦即後來的元朗新墟取代。雖然昔日農作物交易的景象已不復見，但留下來的商業活動又運用了原有墟市有利的位置大幅發展，例如今日其中一個大型商場千色廣場就建於合益路對面。當我們將地區歷史與今日景況對讀時，便可從中窺探社區新舊面貌之間的聯繫。

自80年代，元朗市開始發展為新市鎮。雖然第一代的元朗邨、朗邊臨屋區已被清拆，但水邊圍邨與周邊的唐樓仍保留了80至90年代元朗市的風貌；而元朗東邊、近元朗站近年有大量新樓落成。這些樓宇就建在元朗舊墟的對面，形成一道跨越40年的天際風景線。

元朗市的街道生活多樣，公共用餐（Public Dining）情況常見，特別是在元朗市中心。由於區內地舖林立，大部分的店舖面積較小，街道寬闊，不少餐廳都習慣把座位延伸至戶外空間，特別是大排檔。街道上延開幾席，食客高談闊論的畫面，是元朗市周末的日常風景。

房屋種類方面，元朗市中心內有新式住宅，亦有舊式唐樓；六鄉範圍內的住宅種類則多為村屋或私人樓房。而區內另一新市鎮天水圍，就有外觀及類型統一的新型公共屋邨及私人樓宇。

發展軌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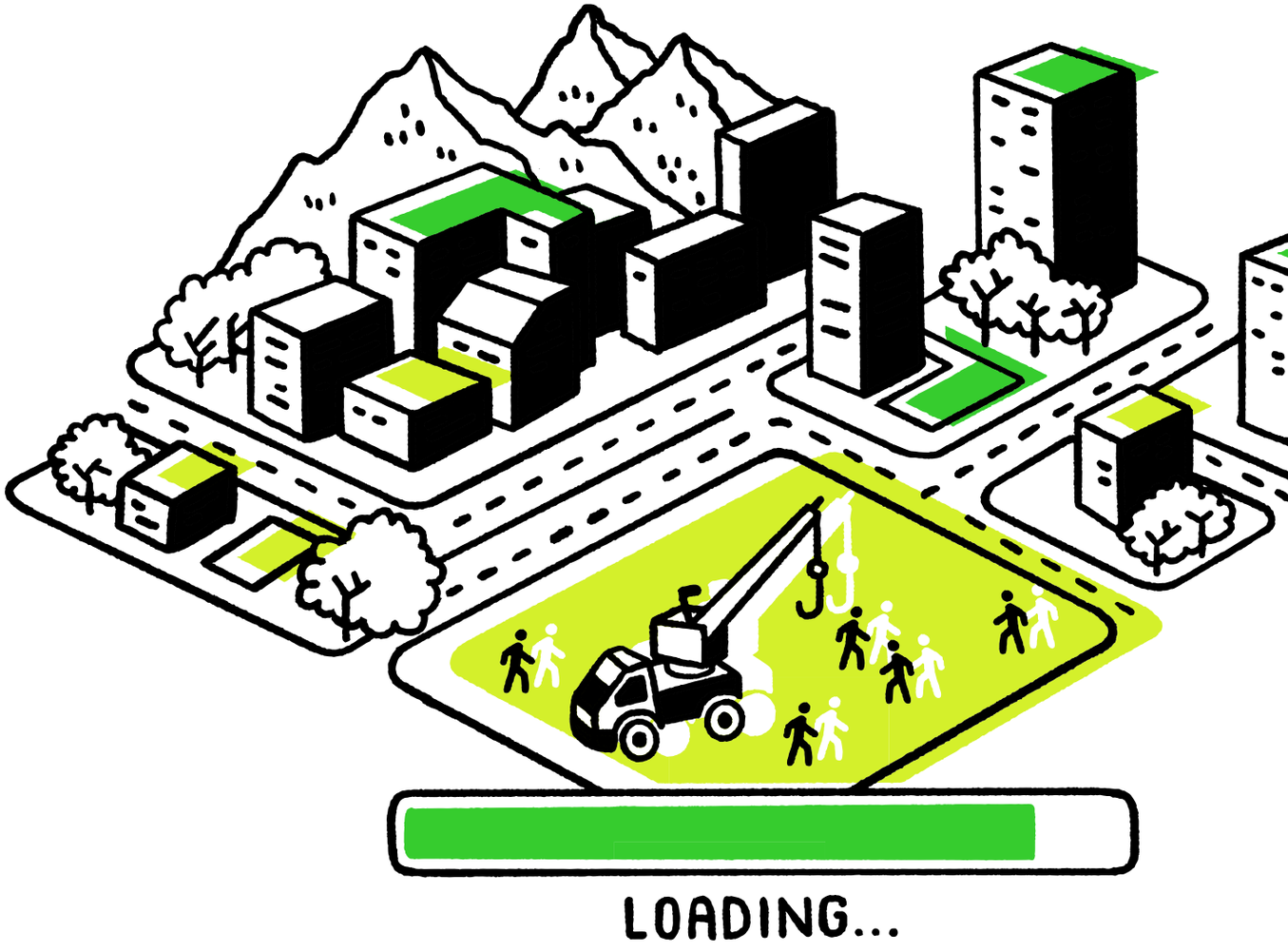
香港唯一擁有兩個新市鎮的地區

為應付人口增長和發展需求，政府於70年代起積極發展新界西北部。新市鎮元朗市及天水圍分別於1978年及1987年落成，用以紓緩港島及九龍因過度發展而引起的居住環境擠迫問題。這令元朗區成為香港唯一一個擁有兩個新市鎮的地區。

元朗市及天水圍的用地皆是從收購魚塘農地而得。發展過程中，高密度及單一設計的公營房屋陸續取代原來的低密度鄉郊農地，與周邊仍保留著具傳統特色的圍村形成强烈對比。按政府當初的規劃方向發展，元朗區的居住人口持續上升，天水圍及元朗墟一帶逐漸變為高密度的住宅區及生活區域。當中，以天水圍的社區規劃最具爭議。截至2000年為止，外遷入天水圍的人口已高達20萬人次。

交通不便問題早為居民詬病

在發展初期，元朗與港島及九龍市區主要以公路和鐵路接駁。由於元朗區內的用地多為住宅、鄉村及自然保育用途，商業用地較少，居民多需外出到其他地區工作，至現時為止仍然如此。按2021年的人口普查結果顯示，區內有六十二個百分比的工作人口需跨區工作，比例是全港第三高。在8、90年代，居民多依賴巴士或私家車經屯門公路到區外上班，區內則以輕鐵為主要交通工具。由於只有一條車路通往市區，塞車因而成為每日常態。直到1998年，大欖隧道通車，為居民提供了多一條來往市區的路徑選擇。不過，千禧年代新建的私樓區域並沒有充足的社區設施及交通接駁，而是靠一條小巴線或居民巴士將居民帶往元朗區的生活社區，或錦上路、大欖隧道轉車站，再接駁出區外其他地方。



發展軌跡

社區配套
供不應求

雖然元朗區比港島及九龍市區擁有較多綠化及休憩空間，可是區內配套於發展初期嚴重缺乏。醫院、警署、診所等基礎社區設施數目不足，區內亦無公營街市，令按政府規劃而大量進駐的居民生活需求得不到滿足，生活質素長期偏低。區內欠缺特色小店及地舖，到處只得一式一樣的大型商場。居民沒有購物選擇，迫著光顧昂貴的連鎖食肆及商店。

欠缺建築特色
居民難有歸屬感

區內基礎建設不止短缺，風格亦單調統一，每條屋邨的結構及設計均如倒模般相似，令住在其中的居民難以建立地方感和身份認同。商場多以天橋連接彼此，而商鋪全都集中在商場內，令居民的日常生活都被困室內。此外，天水圍是一個交通主導的社區，道路是按汽車的行駛需要而設計，致使行人不能自由行走於地面，必須經架空天橋或地底隧道來往區內各個地方。如此不便的道路設計及欠缺獨特性的硬件建設令街道生活消失，居民缺乏可以停留的聚腳點，間接減少了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及互動。

居屋改公屋
造就悲情城市？

除此之外，由於八萬五建屋計劃沒有如預期中成功吸引港人購置居屋，令天水圍已興建好的居屋需改建為公屋，其中天耀邨便是例子之一。此舉令天水圍的居住門檻降低，使大量公屋居民包括基層家庭、少數族裔及新來港人士遷入區內。按2021年的人口普查結果顯示，天水圍工作人口的每月收入中位數是16,500元，比香港整體的19,500元低出3,000元。另外，元朗區內的少數族裔（非華人）人口有45,672人次，約佔區內人口的六點八個百分比，是全港少數族裔比例第四高的地區。此外，區內的內地來港定居未足7年人士人口有10,412人次，約佔全區人口的一點六個百分比，比例上是全港第四高的地區。

區內設施不足，與外區缺乏連結，居民平均收入偏低，欠缺社會支援，致使天水圍在2000年代早期出現多宗倫常慘劇及自殺事件。高企的罪案數字再加上傳媒渲染，令天水圍一度被稱為「悲情城市」。

公屋加私樓
人口格局再度轉變

為了改善以上問題，政府和社會各界在這20年間投放了大量資源，又引入了不同類型的社區服務，希望可紓緩元朗區的交通問題，並改善區內店舖種類單一的問題。2022年，屯馬線開通，讓居民多了一個出入市區的交通選擇。此外，政府又決定減少公營房屋的建屋量，以平均區內各收入階層的人口比例。原來的元朗邨用地在重建後，有一半樓面被轉為私人屋苑用地。同期，元朗站、朗屏站、錦田一帶有大量私人屋苑落成，令區內人口格局大幅轉變，由基層為主慢慢變為中產及基層混合社區。

不過，仍有大量的新一代元朗區居民選擇搬出此區，特別是天水圍，以尋求更佳的工作機會。這令區內人口的平均年齡上升，帶來人口老化問題。元朗區人口的年齡中位數為43.7歲，居民以中年人士居多。區內佔最高百分比的頭三個年齡層按順序為55至59歲、60至64歲及35至39歲，分別佔區內人口的九個百分比、八點五個百分比及八點三個百分比。

最新規劃

大興土木
建北部都會區

近幾年政府的施政報告及規劃藍圖中皆提到北部都會區的發展。元朗區將會有更多的新市鎮及大型基建陸續建成。由於元朗區鄰近多個跨境口岸，在2005年CEPA開展之後，當局就開始規劃發展更多新市鎮。例如，以「新界西北的區域經濟及文娛樞紐」作定位的洪水橋，已經準備開展第二至三期工程。而元朗南及唐人新村一帶，亦準備發展成一個新市鎮（元朗南）。與此同時，錦上路站周邊亦開始興建大量公營單位及私樓，發展成另一個新市鎮（錦田南）。另外，新田至落馬洲一帶亦正被規劃為另一個新市鎮。

交通方面，政府亦正在計劃於區內興建多條道路及公路，例如連接古洞與錦上路站之間的北環線、元朗南直接出汀九的11號幹線、連接落馬洲與元朗的「北都公路」、甚至在后海灣海邊興建尖鼻咀至白泥的輕軌。這些新的基建及新市鎮將會呼應政府北部都會區的規劃，例如錦上路站日後將會是北環線等鐵路的交匯點，令錦田南成為香港其中一個重要的交通輸紐。另外新田至落馬洲的規劃亦將會配合皇崗口岸推行一地兩檢、以及落馬洲河套區的創科發展，成為珠三角大灣區內的物流重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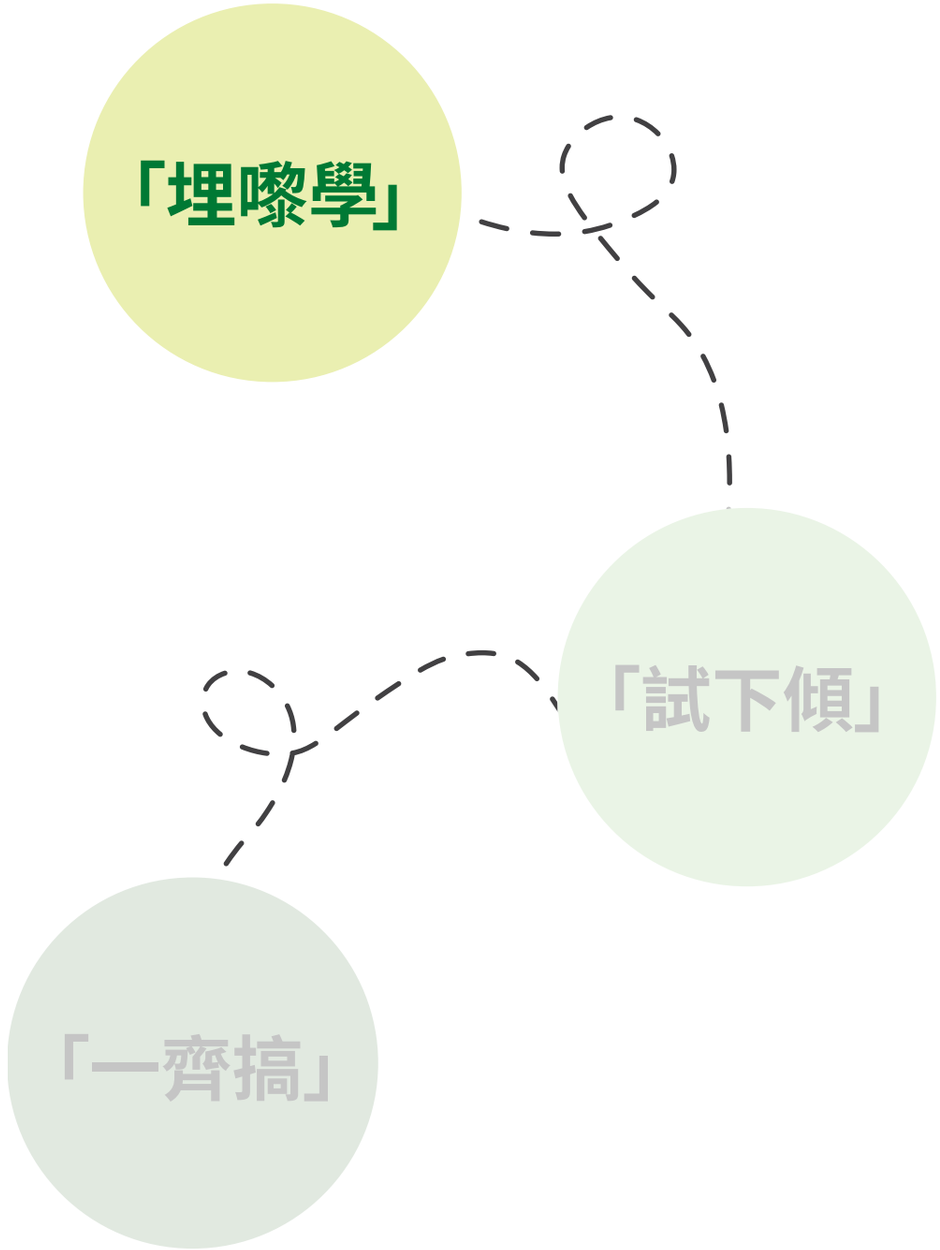
農地不復再
預有大量人口流動

以上的改變會令區內及區外交通變得更為便利，亦預計會有更多人口遷入及商舖進駐。不過，這同時也會引起不少與原居民相關的拆遷、賠償及安置問題，其中涉及大量磋商及諮詢工作。另一方面，這一系列的發展亦會威脅到區內的鄉郊景觀，例如新田至落馬洲新市鎮日後將會只剩下7公頃農田，取代區內原有鮮花種植等農田。而錦田南的規劃亦已將吳家村等地拆遷。由於現時政府在元朗區的規劃並沒有設立復耕區域，這些農業活動受發展影響而遷出後，能否在原區重新復業、維持原有的城鄉格局，便會成為元朗接下來會面對到的挑戰。

元朗區的發展蓬勃快速，區內居民及社區團體應該如何就改變作出調整和應對？規劃工程將在區內大興土木，社區景觀及面貌將出現重大變遷，我們又可以如何活用這些會持續改變的空間，以它們作媒介來連繫區內的新舊居民？帶著這些疑惑，非常香港團隊會與非常社區學堂的學員及社區夥伴共同探討議題，並嘗試利用空間來回應社區需要。

活動二：共建社區地圖
準則比例%
佔地面積
剩餘可規劃面積
住宅 30% 45格 20格
政府及社區設施 17% 25格 20格
工商業 13% 20格 20格
交通運輸設施 10% 15格 8格
休憩用地 10% 15格 15格
綠化用地 10% 15格 15格
其他 10% 15格 2格
總和: 100% 150格 100格
休憩用地
政府及社區設施
其他
發電廠、變電站
污水處理廠
小學
地標站

埋喙學



學堂共有20位學員，來自14間非牟利機構或社區團體，大部分為元朗區內組織，關注議題遍及長者、文化藝術、環境保護、兒童及青少年、照顧者、少數族裔、精神復康、社區發展、鄉郊保育、殘疾人士等多個服務範疇。以服務地區計算，則包攬元朗、天水圍、洪水橋、錦田等不同區域。

一眾學員雖對學堂各有期望，但仍抱有相近的社區願景——想透過活用社區空間來做更多事。不少學員表示希望可跳出傳統社工既有的服務範疇來理解社區的思維模式，改從特定空間的使用者需要出發，探索未來服務發展的新可能性。

頭四節工作坊的內容以理論介紹和案例由分享為主。過程中，學員會透過參與社區建設模擬遊戲，了解「空間」、「地方」和「社區」的關係，並認識香港的城市發展脈絡，以及與公共空間和地方營造有關的種種概念。及後，我們亦邀請了台灣Open Green的副執行長施佩吟、日本Sotonoba的總經理田村康一郎，分享他們過往參與過的項目作實例，讓學員了解做地方營造時需留意的實際考量。

後四節工作坊則著重技巧深化。透過遊戲及互動討論，學員會學習到各種地方營造技巧，包括空間的強弱危機分析、社區資源地圖及地方審計等，亦會了解到本地的場地及牌照申請步驟。此外，我們亦邀請了從事本地地方營造的「社區人」到學堂分享。學員可從他們的經驗中了解地方營造的實際執行技巧和面對常遇困難時的應對方法。

學員分享 @天造之材

侯嘉莉（Lily）、潘嘉儀（Carmen）

提到社區工作，人們通常都會覺得當中的重點是區內的個體或群體。所指的「個體或群體」，可以是指定社福範疇內的服務對象，例如青少年、少數族裔、低收入家庭等。按地理分界的話，可以是指在一個地域內居住或工作的人，例如街坊。經過了九節的非常社區學堂，學員Lily和Carmen對何謂社區工作有了新的想法 —— 除了提供直接服務，原來空間也是一個可以讓人連結的媒介。

在社區發展（CD）的「沒落」中尋找生機

Lily和Carmen均是第三組的組員，他們組的提案是〈天造之材〉，透過帶領參加者前往天水圍區內不同的自然景點收集自然物資，製作藍曬作品，讓他們能從中減壓，並認識天水圍自然環境。兩位社福界的新力軍表示，今次的提案實踐，是她們首個從公共空間角度出發去構思的社區活動。Lily自3年前大學畢業，便在由匡智會營運的綠在元朗負責環保教育工作，Carmen則在保良局天水圍復康中心工作了1年，服務對象主要為長期精神病康復者。因為服務性質及疫情緣故，中心的日常服務和活動多在室內進行。今次共同籌劃社區節，正正提供了機會讓兩位年輕女生嘗試走入社區，在公空間中與街坊互動。

「社區發展」（Community Development，簡稱「CD」）在90年代曾是社工界中炙手可熱的服務範疇，做重建安置、組織居民回應社區需要、成立關注組爭取權益等相關工作。不少資深的社工前輩，也曾從事CD工作。到了千禧年代，因著服務範疇專門化，CD界的服務開始被細分為更專更小的服務領域，而服務對象則被分門別類至更小班的群體。

地方營造是CD範疇內的一個重要概念，著重用地域上的分野來連結群眾，透過建立「社區」與居民一起想像、規劃和活用區內空間，建立公共生活，提升他們對自身社群的歸屬感，並達至充權效果。因著CD界式微，愈來愈少社福界的新人有機會了解到甚麼是地方營造。

「一開始我對地方營造是毫無概念的。直到你們（意指非常香港）到訪中心，主動介紹學堂的相關資料，我才首次認識到公共空間對做社區工作的重要性。從那時起，我便開始對地方營造和公共空間的議題感興趣。」Carmen說。

Lily在旁聽著，不時點頭表示認同。和Carmen一樣，一畢業就在現時機構工作的Lily，同樣在學堂開始後才初次接觸地方營造。

難為公共空間下定義 變相造就可能性

學堂可分為「埋嚟學」、「試下傾」和「一齊搞」三個階段。在「埋嚟學」的部分，學員會先認識各種與地方營造有關的理論和技巧，並了解在香港不同類型的公共空間中，舉辦活動需注意的條例和細項。學著聽著，Carmen慢慢發現，原來單是認識何謂公共空間，已經可以引申出這麼多的專業知識：「就算只談最基本的定義，所涉及的討論層面已十分廣泛。私人擁有但又開放予公眾使用的，可算是公共空間嗎？需要7日24小時全天候開放嗎？甚麼人可以使用？熟知了理論，進到實際執行的步驟，便又是另一類新知識了。申請場地的程序為何？有甚麼牌照需要事前申請？如此種種，讓我了解到原來運作一個公共空間，背後需要很多心力。」

雖然單談定義已經如此難下定論，但正正是因為沒有既定說法，公共空間的可能性和流動性才會如此之大。「第一堂時，我們玩了一個的社區建設模擬遊戲，每人都要代入一個社區人物，從自己角色的角度出發，與他人共同規劃社區。那次的經歷，讓我體會到原來一個社區中會有不同的使用者，每人對公共空間的理解也可能有出入，但卻沒有對錯之分。」Carmen說。同樣的體會，Lily也在頭幾節的理論課中感受到：「同一個公共空間，不同持份者對其用途會有不同意願。例如有街坊想在行人天橋辦活動，覺得這個想法很新鮮。但對天橋下駕駛的司機來說，過於搶眼的佈置卻會造成視覺困擾。」雖然一個公共空間的好壞是可以透過某些指標作評鑑，但對Lily來說，更重要的是理解到指標背後的彈性：「指標只是作參考之用，當中的輕重之分，還看每個使用者自身著重的價值和需要。」她指出，對需要活動空間的青少年來說，一個好的公共空間可能是有多元的設施種類和舒適氛圍。但對殘疾人士來說，暢達度和無障礙設施的比例卻可能是他們的首要考慮。

學堂提供互動契機 建立區內合作網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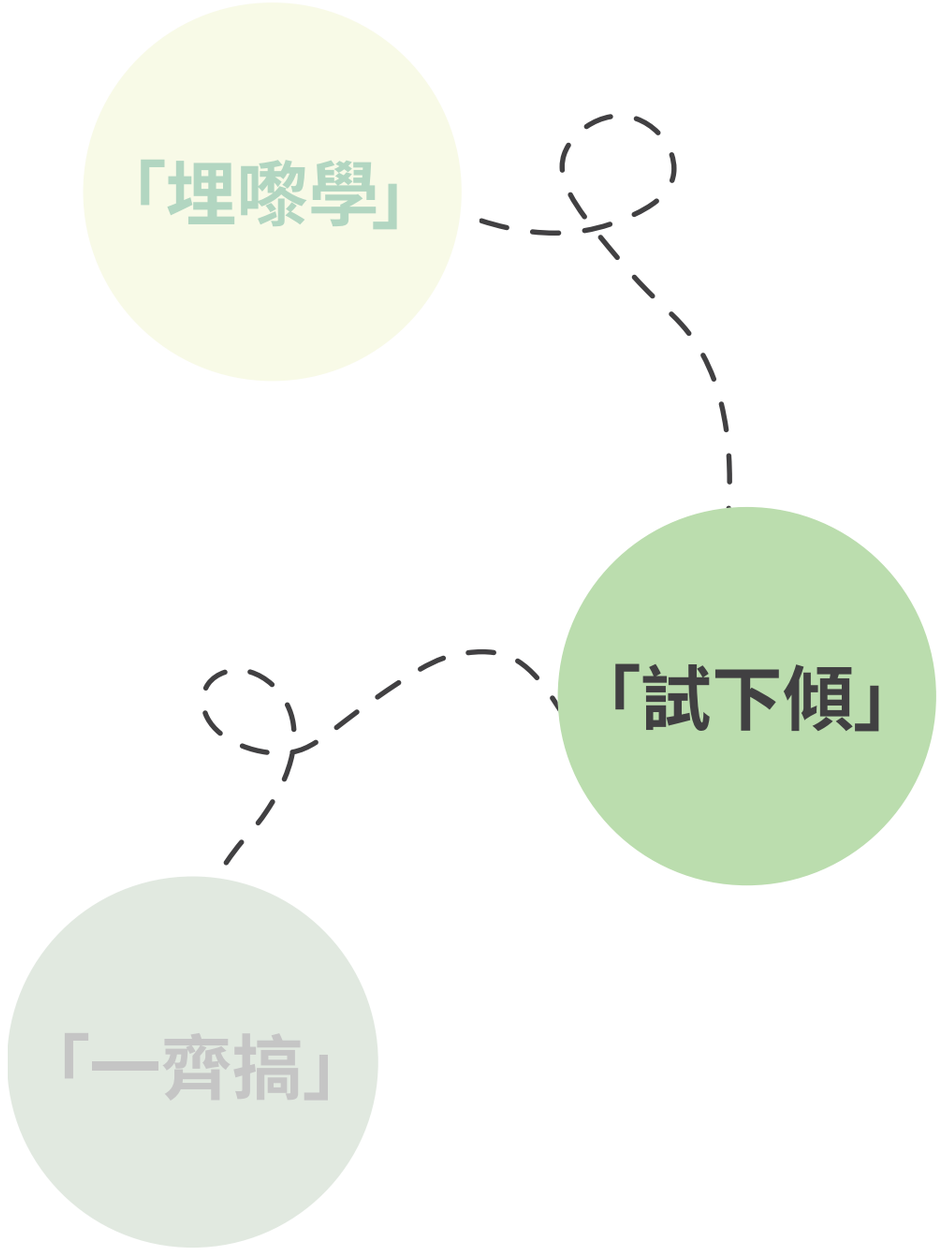
不過說到最深刻的一節課，Lily和Carmen都毫不遲疑地選了介紹地方審計（Site Audit）的第八節，因為可以落區考察。「能夠把所學到的審計框架在現實中實踐出來，直接訪問街坊，得知真實使用者的意見，這樣學以致用的感覺是最充實的。」Carmen道。從學堂獲益而又能在未來實踐的，當然不止第八節課。除了頭腦上的知識外，在學堂和社區節所認識到的人脈，也是Lily和Carmen參與非常社區學堂的一大得著。「就算是在同一地區工作，但因為服務範疇有別，機構之間也鮮有聯繫合作。就以我工作的院舍和Lily工作的綠在元朗為例，雖然地理上只隔五分鐘腳程，但如果沒有因學堂而認識，我也不會知道原來在院舍附近就有一個環保回收站。」Carmen笑說。

雖然社區節已告一段落，但學員間的合作仍陸續有來。Carmen表示其工作機構正積極籌備申請政府資助，想開展一項與精神健康相關的社區共融項目，並有意找相關背景學員的機構合作。Maggie是Lily和Carmen在學堂內認識的組員，現正在香港觀鳥會從事與環境保育有關的工作。在學堂進行期間，經Maggie和Lily協調下，觀鳥會和綠在元朗已合辦過以天水圍雀鳥為主題的網上講座，嘗試從回收以外的角度出發，推廣社區環境保育。

除了學員間的合作外，社區節中屬於其他組別的提案也有成為Lily在構思中心活動時的參考：「在最近幾次的二手物收集活動中，我鼓勵捐贈者在送出玩具的同時，也多寫一張心意卡給收玩具的小朋友，讓對方知道那份玩具背後的故事，或是替對方打打氣。我們希望不止做到二手物交換，更能推動心意上的交流。會有這樣的想法，正正是參考了〈共享"天"材〉用以物易物來交換故事的做法。」

非常社區學堂和社區節只是一個開始。接下來的地方營造工作，仍有賴在地的社區團體深化傳承。天水圍的未來到底會變成怎樣？學員們會如何用「空間」來做以「人」為本的社區工作？聽著Lily和Carmen真摯又帶熱誠的分享，我們相信無論天水圍有何發展，這個社區的未來仍是帶著希望。

描卜墨



此環節的主要內容為與學員構思提案，並邀請專業團隊作意見反饋。期間，我們將會為五組學員提供共創機會。透過每組五節的線上小組會議，引導學員以重塑公共空間回應共同關注的社會議題。學員亦會在諮詢環節中獲得四位不同界別的專業人士，包括非常香港聯合創辦人羅健中先生（建築界）、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學系高級講師張俊聲博士（社福界）、資深藝術策展人馮瑞琴女士（文化界）及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馮應謙教授（傳媒界）的意見，從中完善提案，提升其可行性。

學員分享 @天水圍的前世今生

麥藹君（Elle）、梁文亮（小亮）

要說一個社區的故事，必須要回溯其過去、展望它的未來。五組之中，〈天水圍的前世今生〉是唯一以歷史說故事的組別。

天水圍是需要故事的

「提起天水圍，我就會想起爸爸。雖然他現已搬離天水圍，但每次回來時，見到這裡又變了個樣，他便會很感觸。」

既是土生土長的天水圍居民，亦是在這區工作的小亮說。在她成長的這二十多年間，天水圍的各種設施已經改頭換面過好幾次。「所有設計都可以很快地便被煥然一新，這讓我感到時間流去的實在。我會想，到底我們可以怎樣把回憶保存，把它們呈現給那些來自上一個時代的人呢？」除了為記憶保鮮，捉緊當下也是第一組想透過提案做到的事情。　「沙田人會很自豪自己是沙田人，但我們天水圍的街坊卻很少會對天水圍有這樣強的歸屬感。即使大家住在同一社區，但因為來自不同的年齡層、有著不同的出身背景，每個街坊對這區的感覺和記憶也十分不同，甚至存在很大差異。雖然地理上是鄰居，但卻不感到彼此是同屬一個群體。留意到自己社區的居民關係疏離，是啟發我們想出這個提案的第一步。」聽畢小亮所說，同樣在天水圍渡過其童年和少女時代的Elle也點頭認同。〈天水圍的前世今生〉採用互動展覽的方式，展出了天水圍不同時期的相片，希望用影像勾起街坊的集體回憶，以共鳴打破人與人之間的隔膜。展覽旁邊，學員們還用天晴邨的鐵欄設計了一道留言牆。街坊在看畢展覽後，能選出代表自己心情的顏色紙條，在上面寫下一個自己在天水圍的難忘回憶或秘密，並把紙條卷圈，插在鐵欄的網狀方格中。寫好後，街坊還能抽看其他人的留言，一窺別人的故事。

而別人的故事總是引人入勝的。

數度改變提案方向 用影像訴說故事

路過停下看展覽的街坊很多，大部分更會主動留言和取閱別人的紙條。見到提案做出來的效果理想，甚至能沿用天晴邨本身空間設計作為互動展覽的一部分，小亮和Elle都十分滿足。「不過我們最初構思的方向並不是這樣的。」Elle說。在學堂中段，組員們曾想過以藝術入手：「因為其中一位組員是藝術工作者，在他的提議下，我們本想在天恩河畔辦一個用五感探索社區的藝術工作坊，當中包含戲劇和舞蹈元素。此外，我們也想過辦一個連續一星期的景點導賞，每天帶參加者到天水圍的不同地方遊覽，和他們一起感受社區。不過，因為邀請相關範疇的導師成本太高，所以我們便把提案形式由藝術改成歷史。」

「後來，因為組內的另一位組員正在灣仔藍屋工作，受她的過往經驗啟發，再考慮到天水圍人的社區網絡薄弱，我們便決定用歷史故事作出發點。把提案名稱改為〈天水圍的前世今生〉，是因為四位組員想透過打造一條時光隧道，把天水圍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呈現在參觀者面前。「原本我們還打算找來老、中、青不同群體的天水圍人，用口述歷史的方式介紹天水圍歷年來的變遷，並就這區的未來規劃進行一場對話。不過後來發現，要找到一位見證過天水圍由魚塘變成新市鎮的老街坊，而對方更要願意和有能力公開分享自己的故事，確是一件十分艱鉅的事情。」欠缺人脈，加上擔心單向的史料講解會過於沉悶，第一組便再次改變提案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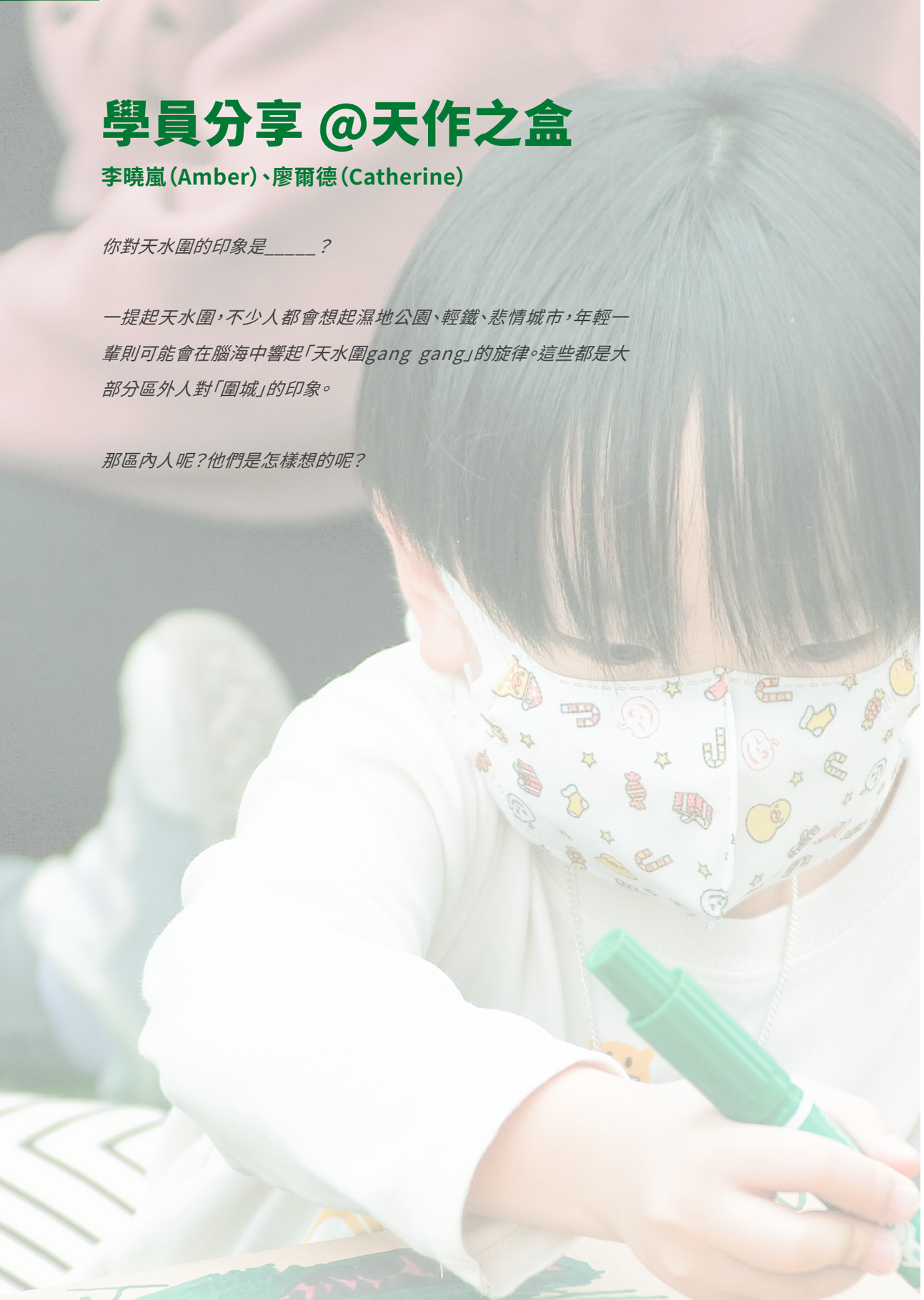
在學堂最後一節的諮詢環節中，第一組終於確立了用影像作互動媒介，並且揀選了天

耀邨麥當勞、天水圍公園、新北江商場、聚星樓和銀座商場這五個街坊最常去的天水圍地標作展出主題。「一方面是為了顧及我們的工作量，另一方面也希望能更集中和深入地對比一個地方的前後變遷。」小亮解釋。來自不同年代的天水圍人，對同一幢建築的理解和記憶可以十分不同。把區內具代表性的建築曾有過的所有面貌展示出來，其實就是在連結很多班不同年齡、背景的天水圍人，用影像把他們的日常回憶重疊。明白到關係的建立不可只著重於被動地感受共鳴，還注著重主動的交流分享，四位組員便決定在展覽旁多加一道留言牆，同時亦在網上公開徵相，希望收集到天水圍街坊於不同年代在那五座地標所拍下的相片。

從徵集相片中看見街坊對社區的多元想像

雖然指定了徵相主題，但收集回來的相片中，有不少卻非與這五座地標有關。經商討後，組員們決定放棄以指定的五座地標做主題，改為接受所有與天水圍有關的相片並一改對展覽主題的堅持：「看了相片，我們才發現大家對哪裡是天水圍的地標有著很不同的理解。例如，有一位街坊投稿了很多天水圍學校的相片，也有街坊分享了很多舊年代的天水圍地圖。而我則因為住在較高樓層，所以拍下的都是由上而下的鳥瞰圖。人人選取相片的準則都不同，但這正正代表著我們看天水圍的不同角度。在每一個人眼中，都有著自己專屬的天水圍地標。」

時代會過去，歲月有限期，唯故事卻會一直流傳下去。今天我帶走了你的故事，日後我便可以跟他人分享。一個接一個的傳承下去，由你的前世，到我的今生，天水圍的脈絡就此被摹寫出來。或許我和你的記憶中有不一樣的地方，但不要緊，這並不影響甚麼。你和我眼中的天水圍不同，因為從來被我們深深記在腦海裏的細節都是不由得我們選擇。什麼記得住、甚麼記不住，我們往往只能後知後覺的發現和接受。不過即使印象有所不同，記憶的深淺不一，我們的情感連結卻還是一致的，因為我們都曾經在這個地方無可避免地留下生活的烙印。如此種種，就是我們連結的證據。



學員分享 @天作之盒

李曉嵐(Amber)、廖爾德(Catherine)

你對天水圍的印象是_____?

一提起天水圍,不少人都會想起濕地公園、輕鐵、悲情城市,年輕一輩則可能會在腦海中響起「天水圍gang gang」的旋律。這些都是大部分區外人對「圍城」的印象。

那區內人呢?他們是怎樣想的呢?

組員來自五湖四海 帶出「共融」主題

非常社區學堂第二組的地方營造提案〈天作之盒〉,就是希望可以用空間和藝術作媒介,鼓勵天水圍街坊在紙盒上用畫畫或拼貼表達自己對社區的印象。完成後,他們會和街坊一同把紙盒堆砌成藝術裝置,象徵著街坊眼中天水圍的多元面向。在天晴邨的空地鋪上假草皮,放上紅酒箱、坐墊和水筆,〈天作之盒〉營造了一種與天晴邨截然不同,卻又神奇地「聚到人」的空間—— 一個可以chill、可以hea的好地方。

「我們希望能為街坊營造一個舒服和安全的空間,好讓他們能自在地創作。無論是何種膚色、性別、年齡層的街坊,只要願意拿起筆,誰都能參與。」Amber和Catherine如此介紹提案。用藝術促進共融,是四位組員共同想做到的效果。「我自己是從事種族共融的工作,Catherine則有豐富的青少年服務經驗。另外兩位組員Sia和Thomas,就分別有城市規劃和長者工作的背景。因為我們四位的工作範疇如此不同,所以就想到以共融作主題,用藝術作介入手法,希望可用空間把我們四人各自的服務受眾連結起來。」

不過,共融當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融之前,必先要磨。

由創作形式到裝置用料 樣樣皆是心機

而這種磨,當然也包括在四位組員之間。決定好提案的整體方向後,難題就來了。為了選出最合適的創作形式和用料,四位組員花了好幾個星期來回商討。最初,他們想過用貨櫃箱作主要裝置,邀請不同種族、年齡的街坊在箱的表面畫上代表天水圍和自己種族文化的圖案。後來,因為顧慮到成本問題,便放棄了念頭。除了成本外,他們還需考慮到運輸和裝嵌上的可行性、公眾參與的難易度、所需的堆砌和風乾時間、對現場環境構成的安全問題,以及活動完結後裝置的可持續性。

「如果用水彩的話,街坊便不能在畫好後立刻把成品堆砌成藝術裝置。為了降低參與門檻,讓不懂得畫畫的街坊也能參與,更準確地表達自己對天水圍的印象,我們提供了貼紙和珠片等水筆以外的裝飾材料。」Catherine說。

不過,即使已在裝飾材料準備上考慮到不同能力的參加者需要,但說到要畫下對社區的印象,這樣的主題也難免讓某些街坊感覺過於抽象,難以下筆。為了進一步減低參與難度,組員們在多次討論後,決定再選三個較實在的分題目:「我們鼓勵街坊可以用景物、物件和顏色表達自己對天水圍的

感覺，希望能幫助他們整理想法。」Amber補充道。為了增加互動，組員們都有在各自的空餘時間前來現場當值，希望可親自向街坊介紹更多。

集四人之力
動用眾方資源

如上段提及，除了要考慮街坊的參與度，裝置在社區節完結後的可重用性也是組員們決定物料的關鍵因素。Amber說：「我們不想為提案特意購置全新紙箱，在活動完成後便把它們全部丟棄。得知中大建築系願意捐贈出二手紙箱，我們二話不說便接收了。為了不浪費大家的心機，現在畫好的紙箱都放在我工作的中心中，部分更在門口位置展出，讓進出中心的街坊能參觀欣賞。在今年4月，區內學校會聯同中心舉辦玩具嘉年華，屆時會把更多的作品展出。」

花了好一段時間磨合和討論，組員之間開始變得愈來愈合拍。Catherine說：「有組員的強項是用文字和圖像整理資訊和各人想法，所以便負責了展板內容設計和寫計劃書的部分。我自己則有較多場地設計的經驗，所以便在這方面給了較多意見。」隨著組員按各自強項和經驗撞出了不同火花，提案細節亦漸趨成形。

除了組員自身外，他們亦有動用自各自的機構資源和合作網絡。Catherine一向負責開機構內的青少年藝術發展工作，當中認識到一位擅長用紙皮創作雕塑的藝術家Anton。在社區節首天，Catherine邀請了Anton擔任藝術指導，在場地中做了一個以「平衡」為主題的雕塑品，希望可以吸引街坊過來參與。而Anton亦帶了他在天水圍靈愛小學雕塑班的學生到現場參觀，還舉行了兩場紙箱設計工作坊，鼓勵學生們表達自己對天水圍的看法。此外，Thomas也有把他中心的長者街坊帶了過來，而Amber的中心也如上文提及般成為作品的展覽場地。雖然提案構思是來自四位組員，但當中卻是聯合了幾個單位的資源和人力。

別出心裁的空間設計
挑戰傳統想像

談到場地設計，Catherine表示除了引用了自己過往的舉辦活動經驗，也有嘗試把在非常社區學堂中學到的地方營造理論實踐出來：「以往工作上舉辦的戶外活動多是流水式，例如像嘉年華或年宵，參加者『玩完一個就去下一個』，設計上亦缺少了與原來的空間互動。在四方帳篷下加些枱櫈，便成了一個活動攤位。但是，今次我們卻特意加入空間改造元素，希望可以讓街坊看到這個空間的另一種可能性。天晴邨空地的地磚主色調是紅色，我們就用假草皮和紅酒箱營造出一種置身郊外的輕鬆感覺，希望為街坊帶來新鮮的視覺衝擊。空間的風格和氛圍改變了，人們就願意留下。裝飾紙盒也好，休息談天也好，能夠吸引不同背景的街坊停留相聚，這樣已是很難得。」

至於組員中對天晴邨最為熟悉的Amber，也對這次的空間改造十分滿意：「平時這塊空地多只有街坊經過，就算是坐下休息，也只是一個一個沿著花槽邊坐，街坊之間沒有互動。但這次的草地卻創造了另一種公共空間的坐姿模式（public sitting pattern）讓大家能面對坐，變相鼓勵了他們主動跟對方談天互動。」

「由一開始只有抽象的理念和方向，到後來細節慢慢成形，至最後確實執行提案，這一切都是得來不易。」回想這三個月來的努力，Catherine感恩身邊有這班好組員一起共同進退。無論是空間還是藝術，最後也是為了使人連結。少了人氣，「空間」永遠變不成「地方」；欠缺靈魂，「藝術」也只是個裝置。

運用社區自身資源回饋社區

運用在地的人脈網絡和社區資源來籌備活動，回應社區需要，是地方營造的重點之一。五組的提案中，學員們皆有加入個人的社區觀察和認知，並從自身日常的工作經驗出發，構思出提案主題和呈現方式。這使他們的提案活動能緊緊扣連社區，並成功吸引到區內某些群體和街坊的參與。這實是對提案成果的最大肯定。

一齊搞

「埋嚟學」

「試下傾」

「一齊搞」

此階段主要讓學員首試在天水圍的公共空間實踐地方營造。經過這次實試之後，學員有望把相關知識和理念在原來的工作環境和往後服務中應用出來。

非常社區節於2023年1月7日至15日舉行，是「非常社區」（元朗區）項目中最大型的地方營造活動。透過創意活用元朗區內多個具社區特色的空間，鼓勵來自不同背景的大眾相互交流，促進身心靈健康，同時讓大家重新探索社區各個面向，認識及傳承元朗區的文化傳統，提升社區歸屬感。

其中，非常社區學堂學員的提案成果展會於天晴邨空地展出九天，下列為五組提案簡介：

留下對天水圍心聲的「天水圍牆」

不同時期不同地方的天水圍景象

天水圍的前世今生

學員: 劉文琪、梁文亮、麥藹君

進入展覽參觀，就如進入一條講述天水圍前世今生的時光隧道。

新北江未成為青年潮點之前，原來有間八佰伴？天水圍公園的水池，原來曾經有鴨仔船踩？

對於天水圍，人們常以「新市鎮」稱之。但其實，這個位於城市邊緣的市鎮早已經歷了幾代變遷。透過展出不同時期的天水圍老相片，我們希望能把居民的集體回憶重新呈現，以影像連結出生在不同年代，卻居於同一屋簷下的街坊。此外，我們更會邀請參觀街坊於展覽旁的「天水圍牆」留下對天水圍的心聲，把展場化為大家的回憶共享圖書館。

#我細細聲講給你

#你眼中的天水圍

#社區故事收集

#天水圍秘密

天作之盒

學員: 陳啟延、李曉嵐、廖爾德、蕭竣

一個紙盒可以有六面：正面、側面、底面……。細心一想，你曾仔細觀察過這個紙盒的不同角度嗎？或者你會問為何要大費周章去觀察紙盒的多面性，不過若把這個紙盒放在現實生活中的元・天社區的話，你又會怎樣想呢？

每個人都是紙盒的正面，急衝衝追趕自己的步伐，作為自己生活的中心；可你身處的地方必然有一班今早晨運碰到的老友記、隔離鄰舍的少數族裔街坊、曾經一同玩耍的小朋友、乘車經過天水圍公園的日落……他們也許是紙盒的側面被你忽略，也許是紙盒的底面被你遺忘，但正正透過這兩面相互支撐著，才能使紙盒的存在成立。社區中有著不同的面貌就好比紙盒，不同的角度、形態都蘊藏著她的價值和踪跡，使其立體起來。

縱使有不同膚色、種族、年齡的街坊一同生活，但這個社區的可愛之處正是如此：共融、和而不同。試問她的面貌又何止紙盒的六面這麼少？

閉起雙眼，對於這個社區，你想起什麼呢？最代表、最想念的是什麼呢？期望你把所想畫在紙盒任何一面上，以紙盒不同的面向呈現不同的人、情、味，一同堆砌屬於我們的天作之盒。

將屋邨公共空間變成鬧市中的綠洲

利用不同物資設計出自己的紙盒

#在森林和原野 **#屋邨內野餐**

#種族共融 **#社區藝術**

天造之材

學員: 侯嘉莉、梁俊彥、潘嘉儀、孫敏瓊

透過前往天水區內不同的自然景點收集自然物資，製作藍曬作品，讓參加者從中減壓、認識天水圍區的特色自然景點。

參加者完成製作作品後，會立即在非常社區節中的作品牆上展示其藍曬作品。旁邊亦會有展板介紹天水圍自然休閒景點的資訊，讓公眾人士認識天水圍的特色自然景點，鼓勵其在區內的大自然景點中享樂減壓。

#留一天與你喘息

#親親大自然

#身心靈健康

#藍曬

利用自然景點收集到的自然物資製作藍曬作品

介紹天水圍自然休閒景點展板

「天」Der

學員: 李裕茂、梁浩男、梁國熙、黃駿燁

「天」Der概念取自交友軟件”Tinder”，是一個現實真人交友平台，參加者可以取下個人檔案卡（profile card），個人檔案卡有代表不同心情的顏色，大家可以根據自己的心情或想分享的故事選擇對應的顏色。領取個人檔案卡後便需要填妥表格，配對才正式生效。檔案卡分2個部分：一，透過繪圖的方式激發參加者思考自身在天水圍的自我形象。二，參加者會留下一個自己的故事，自我介紹或一句能代表自己的格言。完成檔案卡，參加者要把自己的profile釘放在「天」Der地圖上，給予其他人細閱。參加者可以閱讀別人的故事認識其他人眼中的天水圍社區，令參加者用更多角度欣賞天水圍。閱讀他人的故事可以認識一個帶有圖畫想像的陌生人，這種想像的空間不存在年齡，性別和種族的限制。

「天」Der的精髓在於認識朋友，如你在「天」Der地圖上看到有趣的profile，你可以利用我們提供的紅線將自己的profile同你有興趣的profile連繫起來。所以即使你放低了profile都記得係活動期內定時睇返有無收到紅線啊。

#鄰里關係 **#老派約會** **#社區奇緣** **#真實交友**

將自己的人物卡釘到天水圍大地圖上

選取代表自己今天的心情並設計自己在天水圍的人物卡

共享“天”材

學員: 高志堅、吳君儀、凌慶雲、鄧靜汶

//公共空間 X 以物易物 X 共融//

共享“天”材會喺天晴邨嘅公共空間舉辦兩日嘅「以物易物」市集，會收集天水圍街坊嘅舊物，合眼緣嘅就可以一齊交換，發揮物盡其用嘅精神!

天水圍亦係一個聚集不同種族嘅地方，共享“天”材希望透過每一件舊物背後嘅故事和祝福，讓大家有機會深入認識對方嘅生活，慢慢達至共融嘅效果。

但我哋對收集嘅舊物有少少要求

1) 避免交換容易腐爛的物件，例如：食物、植物等

2) 舊物對物主而言是有價值的

放下一件對自己有價值的舊物

留下自己和舊物的故事

#以故事換故事 **#社區收買佬**

#以物易物 **#舊物新用**

學員分享 @共享”天”材

高志堅（Frankie）、鄧靜汶（阿靜）

猶記得在訪問當日，我劈頭便說：「知道兩位工作繁忙，能抽空出席訪問，非常感激。為了不浪費大家下班後的私人時間，容我單刀直入開始吧！」如是者，我便一輪嘴地把問題講一次，再邀請Frankie和阿靜回答。

聽畢我長篇大論的介紹，Frankie說的第一句竟然是：「回答之前，我想先問一句：『阿靜你近來如何呀？中心忙嗎？』」Frankie是明愛元朗長者社區中心（天澤中心）的單位主任，阿靜則是元朗大會堂梁學樵夫人老人中心的同工。兩位皆從事老人工作的受訪者你一句我一句的分享著，我一邊聽一邊感到慚愧。原來因為社區學堂而不只成了組員，還做了朋友的Frankie和阿靜，想談的不只有訪問內容，也想知道彼此近況。

而因「非常社區」所建立的這種難得關係，當然不只在學員之間。能認識不同的街坊，聽聽大家的生活故事，也是Frankie和阿靜在實踐地方營造提案時珍貴的得著。

以物易物
以故事換故事

「有位小朋友在枱上見到心儀的玩具，便拿了爸爸送給他的鎖匙扣來換。我們建議他可在紙仔上寫低對下一位物主的期許，他便寫了希望下手可以好好珍惜它。」Frankie道。

他們這組做的地方營造提案是〈共享“天”材〉，主張用以物易物的概念，讓街坊透過物品說故事，彼此認識，進而促進區內共融。物主需先留下一件自己的物品，再在紙仔上寫上這件物品的故事，以及對下位用家的寄語，便能從云云物品中取走一件原是他人舊愛的新寵。參加的街坊，不少也是先抱著湊熱鬧的心態過來。「好多人也誤以為我們是擺賣雜貨的市集攤檔，我們通常都要再作解釋。」阿靜說。天水圍是一個臥虎藏龍的地方，不少街坊也有著一身新奇有趣的本領和故事。按最初的構思，他們曾想過做技能交換。只是，後來因為顧及到安全及實際執行問題，所以改了用以物易物的形式進行活動。不過，無論換物還是換技能，他們背後最想做到的，其實是換故事。我們平時常鼓勵中心使用者多認識區內其他街坊，但原來實際上，營造契機比口頭鼓勵更有用。原來一旦提供了空間讓街坊相聚交流，再加上些少活動背景作打開話匣子之用，他們已經會自動波傾起計來。」

街坊會願意留下自己的物品，很多時候都是因為在攤檔上找到另一件心儀之物。「試過有對父女經過，女兒看中了枱上一件飾物，但他們身上卻沒有合適物品可以交換。為了換走女兒的心頭好，那位爸爸先帶女兒回家，著她從家中選取一件想換出去的物品，再帶著物品回到攤檔把飾物換走。也有一位婆婆因為想換走一隻時尚手鐲，所以特意回家取了自己另一隻已開光、喻意帶來平安和祝福的手鐲來放在攤檔上。」對於街坊深明以物易物的意義，甚至會專誠選出別具心思的物品轉贈他人，阿靜感到十分滿足。

不過，也不是每個在攤檔放下物品的街坊也是以換走另一件物品為目標。「雖然他們明白活動的意義，但始終有些街坊不太接受到重用他人物品，這也是我們原先預料不到的。有些街坊會逐件物品拿起問道：『這是否新的？』，我們都會盡能力解釋。」

雖則如此，大部分的街坊聽畢介紹後，也會一改想法，甚至很喜歡這個既能分享好物，同時亦符合環保的活動構想。擺了兩日的攤檔，參與換物的街坊比Frankie和阿靜想像中多。

每個街坊也帶著各自的故事。送走舊物，背後意味著的不只是放下過去，更代表著能騰出空間，擁抱新的人和事。

首試以空間改造凝聚街坊

從事社福界多年，Frankie和阿靜皆表示這次活動與中心一貫的服務十分不同：「中心服務多要求『快狠準』，內容亦要『到肉』，直接回應所屬服務領域的對象需要。因為用的是政府資助，效益和結果都必須是可被量化。像地方營造這般軟性的手法，對做開充權、社區教育和政策倡議的我們來說是新鮮的。日常工作上，我們較多是組織街坊開關注組，收集居民訴求以反映給委員會知道。重新改造一個常用空間以吸引街坊相聚，關心區內事，確是新嘗試。」雖然之前鮮有接觸地方營造，但經過今次社區節，Frankie和阿靜都期望將來可以有更多機會運用空間來凝聚社區：「我們本來預期天晴的人流會比我們機構所在的天耀和天富少。可是，實際上做起來後，才發現其實只要讓路過的人願意駐足停留，這片空地也是可以凝聚人的地方。公共空間講求的不應只是能讓公眾能共同使用一個空間，更多是如何以空間作媒介，讓人建立起關係，互動起來。」

學員分享 @「天」Der

梁浩男（Banson）、黃駿燁（Sam）

「5年前搬入天晴邨
喜愛游泳、打籃球和飲咖啡
最喜歡的天水圍景點是屏山圖書館」
如果要你填寫一張個人檔案卡，
向天水圍的街坊介紹自己，
你會怎樣下筆呢？

取Tinder概念
建立真實的鄰里關係網

第四組的提案名叫〈「天」Der〉，顧名思義，是取用了線上交友平台Tinder的概念。傳統的Tinder透過讓用戶們在程式上自由配對，令他們能快速認識符合自己理想條件的新朋友。沿用了Tinder的理念，參加的街坊需先在攤檔取一張個人檔案卡，並畫上自畫像和填寫自我介紹，及後把卡釘在六塊圍成半圓的手繪展板上。閱覽過板上的其他檔案卡後，可以用傳統上代表姻緣的紅線把自己想認識的街坊之檔案卡和自己的卡相連。為使街坊能更準確的定位自己的所住地，修讀社會創新設計系、負責繪圖的組員Sam特意把幾個天水圍著名景點包含在內，又在不同的樓宇上加了屋邨名稱。而為了達至共融目的，四位組員特地印製了英文版的檔案卡，希望可以吸引不同種族背景的街坊參與。「我們最希望是能用紅線拉出一個像蜘蛛網般多重的天水圍街坊關係網。」Banson所說的，當然不只是指視覺效果，更是真實的鄰里關係建立。

「跟大部分市區人一樣，因工作忙碌，天水圍人很少會花心神時間特意認識其他鄰居。為了增加街坊街里對彼此和所住社區的認識，我們決定把Tinder的概念和做法帶到現實。」Sam補充。

現代社會，因為生活質素提升，住屋環境改變，人們不需要亦沒有慾望想與和自己同處一個空間的其他人互動。以往的公屋或唐樓設計鼓勵家家戶戶共用空間，鄰里間很容易變熟絡。比起以前，現代人講求私人空間，就算是乘搭升降機的數分鐘，人們也情願保持沉默。「我們最想做到的當然是改變人的行為，令街坊願意重拾昔日的鄰里互動，做到真正的共融。但我們知道這需要時間。〈「天」Der〉是一個起點，提供誘因鼓勵人們放低成見，跨過高牆，主動認識對方。」

長幼齊參與
以檔案卡開展對話

參與的街坊年齡層甚廣，其中更有早已滿頭白髮的婆婆，是學堂中另一位學員阿靜工作上認識的街坊。婆婆口頭說出自己的故事，阿靜便在旁聽著，代她填寫檔案卡。不過這樣特別的參加者固然不多，平常最為積極參與的，多是十歲以下的小朋友。相比之下，成年人多會在填寫檔案卡前，詢問關於個人私隱及資料收集的問題。

按原定計劃，〈「天」Der〉本來會展出九天。曾在展板上留下檔案卡的街坊，可以定時回到攤位，看看有沒有其他街坊用紅線把自己和他們的卡連起。可惜因天雨關係，攤位有數天被迫關閉，令街坊少了機會可重回攤位。雖然如此，但Banson和Sam卻認為提案已達到效果：「見到來攤位的街坊會一邊寫卡，一邊談天，甚至是用檔案卡打開話匣子，主動與其他參加者搭話，實在令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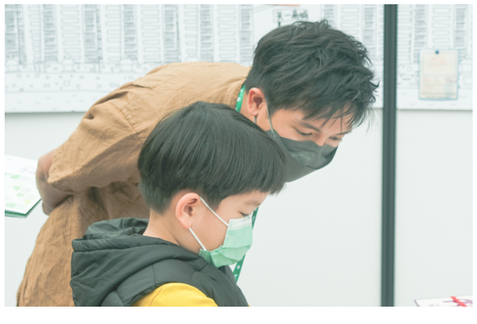
很欣慰。能使他們對彼此有了基本了解，知道原來在自己住的社區中，也有另一班與自己生活背景、習慣十分不同的人存在，而且即使大家如此不同，但卻同樣屬於這個社區。能做到這點便已很足夠。」組員本來有想過用QR code或網上資料庫的方式讓街坊留下聯絡方法，但考慮到私隱問題，最終也放棄了。「可以用展板營造出一個能鼓勵人互動的空間，建立一種能讓人放開心懷，認識新朋友的氛圍，即使未必會深入交談，已算是十分理想。如果他們想要繼續來往，可以按大家舒服的方式交換聯絡，這樣便可免卻我們處理個人資料的疑慮。」

雖然有部分街坊會有所保留，但也有不少參與者比Banson和Sam想像中更願意敞開心扉。「起初我們以為大家也只會寫一至兩句句子，怎知道在展板上竟看到很多寫了一小段的自我介紹，而且九成也有畫上自畫像。此外，除了個人興趣、背景外，也真有些街坊會分享自己想認識一位怎樣的朋友。」連擇友條件也願意公開寫在檔案卡上，Sam說這是他沒預料到的。

突破框框
建立嶄新社區視野

說到要打破隔閡，〈「天」Der〉不但造就了街坊之間的相遇，也讓組員跳出了舒適圈。「我本身的工作與環境保育有關，平常合作接觸的多是關注同樣議題、背景類近的群體。這次社區節，正正讓我認識了很多與我工作範疇不一的社福界朋友，以及生活背景不同的街坊。」來自香港觀鳥會的Banson分享說，「記得有一位少數族裔少女，因為見到她在檔案卡上畫得很細緻專業，我便主動跟她聊天。她是說廣東話的。言談間，得知她是位人像插畫家，會在網上畫廊展出自己的作品。談得興起，她更拿出手機，與我們分享她的畫作。這是我首次跟少數族裔的朋友談得如此深入投契。在這之前，我以為自己與少數族裔的朋友會因為沒有話題而難以混熟，但原來他們比我想像中主動，更願意分享自己。」

〈「天」Der〉除了讓Banson認識了工作範疇以外的街坊，更讓在聖雅各福群會從事社區服務的Sam得到概念上的啟發，打破了他對「地方營造」的一貫想像：「這次經驗讓我知道，其實做『地方營造』並不只得一種方式，形式上甚至可以不只綁死在一個特定空間。在未來，我會想嘗試以快閃模式玩城市遊蹤，由參加者自己去找出任務地點。以遊戲手法鼓勵人認識社區，這樣的訊息傳遞會讓參加者有更深記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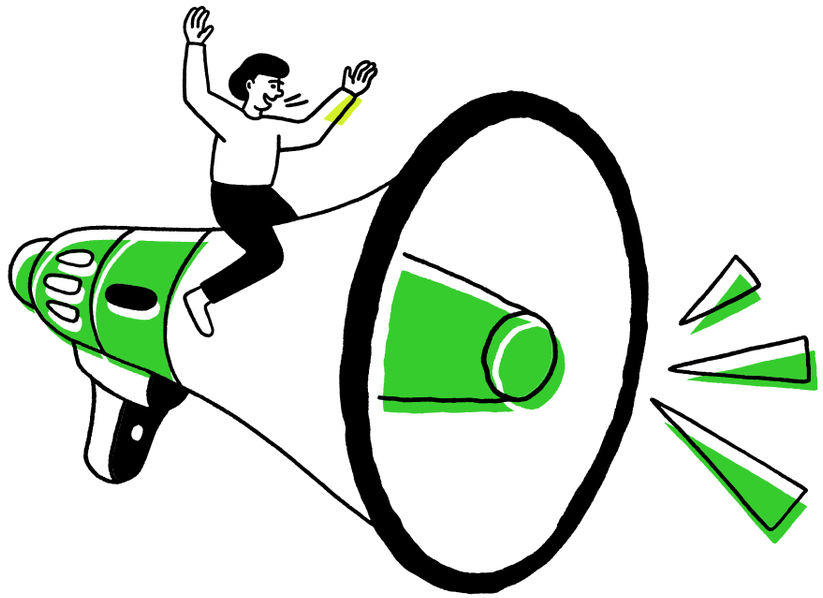
網上交友平台Tinder的用戶多集中在20至40歲，但被第四組的現實交友平台〈「天」Der〉所吸引的「用戶」，卻有著比Tinder用戶大四倍的年齡差距——小至幼稚園生，大至90歲老人家。人生中大多數的相遇都是一期一會。連起兩張檔案卡的紅線最後會否拉出一段鄰里情誼，除了看緣份的造化，也看人們的意願。Tinder也好，〈「天」Der〉也好，能讓人因為被連結而感到快樂，就好。

夥伴團體齊參與
造就非常社區

除學員成果展外，非常社區節更廣邀關注各類議題的社區團體一同參與，於四個獲批或租借場地，包括天晴廣場、天瑞商場、天恩河畔及綠在元朗，策展具地方營造元素的活動，在活用公共空間以凝聚街坊之餘，同時宣揚與關注議題相關的重要訊息。

九天的活動中，有超過三十四個非牟利組織及合作單位參與，舉辦多場活動，包括導賞團、街頭演唱、戶外表演、社區放映、攤位遊戲、工作坊、互動展覽及團體運動等。當中，共回應了十八個社區議題，包括本地音樂、種族共融、單親家庭、特殊教育需要、閱讀文化、環保回收、保安權益、城市及社區研究、非物質文化遺產、身心靈健康、市區農地、青少年及兒童、城鄉共融、街頭遊樂、傳統舞蹈、中國文化、動物權益及照顧者。

此外，不同場地中亦擺有由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學院教授及學生為非常社區節特別設計的社區傢俬，鼓勵街坊創意活用區內公共空間，為平凡日常注入新意。



非常社區節(元朗區)花絮照片

場地支持夥伴分享 — 綠在元朗

服務經理劉慶揚先生(Danny)

一間主力為智障人士提供培訓服務及賦權機會的機構,為甚麼會承包了綠在區區旗下的社區環保站呢?

在訪問開初,我便問了綠在元朗的服務經理Danny以上問題。匡智會是營辦綠在元朗的社區團體,也是今次非常社區節(元朗區)的場地支持夥伴。在社區節的第二個週六,他們借出中心以外的空地,予其他社區團體擺放與環境保育和社區回收有關的攤位。透過開放場地讓公眾使用,Danny希望能讓在環保站工作的智障人士回饋社區,在日常工作中與街坊交流互動,同時也讓公眾了解更多環保回收知識。

以環保回收作介入點 助智障人士融入社會

「匡智會一直關注智障人士的就業問題。透過提供職業培訓,我們希望能提升他們的工作能力,幫助他們融入社會。」職業培訓著重技巧實踐,需要不同類型的工作環境讓智障人士實戰。現時,機構旗下有辦公室、藝廊、烘焙坊、咖啡室和農地等幾種社企。而綠在元朗,亦是其中一個會有智障人士來實習的訓練場所。環保教育和可持續發展是近年大趨勢,城市急速發展,進步背後為環境所帶來的影響,是社會必須正視的。為回應當下,機構的職業培訓便嘗試就從環保方向出發。綠在元朗環保站內現大約有4至5位有輕至中度智障的職員,他們的日常職責包括辦公室清潔、基本文書處理、倉務、回收物處理,以及在外出回收時跟車協助。

匡智會相信,環保回收業的日常工序偏向簡單,重複性高,智障人士容易掌握和應付,這也是機構選擇此行業作介入點去培訓智障人士的原因。

不過,除了工作技能外,待人接物的技巧也是培訓內容之一。如文初提及,Danny希望透過參與社區節,讓智障人士得以跟來站內參觀與公眾互動。以往,環保站都會定期舉辦不同活動,例如嘉年華、市集和工作坊等,智障人士都會從旁協助或在攤位內當值,向參觀人士講解產品資料和環保知識。「當了解增加,誤會就會減少。這就是共融的第一步。」Danny如此相信。

開放站內空間 爭取契機推廣環保教育

除了為智障人士提供實踐機會外,另一樣Danny想透過社區節做到的,就是把站內平時使用量較低的空間對外開放,一方面吸引更多人前來參觀,了解更多環保回收的知識,另一方面讓站內空置的地方免被浪費。「其實環保站的佔地範圍不少。環保署按『綠在區區』計劃把用地批出,想在每區用地方營造的方式,增加市民在環保和回收的認知。只是,因為環保站的位置與市中心有一段距離,區內亦沒有公共交通工具可直接到達,所以一直未有太多街坊知道這裡。其實站內有寬敞的空間可供舉辦活動之用,只是我們並未詳細規劃怎樣活用它們。」Danny說。他舉出站內正門旁邊的一坪大草地作例子:「如果參觀人士是乘車前來,車輛通常會駛過草地,直接停在接待處門口。如果是步行前來,那則多會用另一邊的門口進入。這樣一來,便沒有人會留意到那坪草地。但那明明是一個頗適合人們休憩的地方。」社區節對Danny來說,可算是個小試驗——邀請其他社區團體前來舉辦活動,活用空間以凝聚人。讓公眾有多一個休閒地方的選擇之餘,也可藉此向他們進行環保教育。「多點人流前來參觀當然是好事。他們願意逗留的時間愈長,我們便愈多機會向他們宣傳講解。那要怎樣吸引人停留久些呢?我想更多元化的活動應該應該會有幫助。」長遠來說,Danny期望每星期也可以有活動舉行,也歡迎區內團體租用他們的場地。即使規模細小,形式簡單,但只要能持續下去,街坊們就會慢慢記得綠在元朗是「有嘢玩」的。

社區中可以活用的公共空間其實比我們想像中多。即使定義上不完全是公共空間,甚或是有既定管理者的地方,其可能性也可以很大。地方營造所「造」的,不應只是些日常生活中常被大眾使用的空間,例如海旁、公園和廣場。一些常被閒置的空間,其實更需要被改造。如果你也覺得區內沒有足夠休憩空間和設施,不妨從日常生活入手,發揮創意,為一些經常出現在身邊,卻又沒被充份使用的現存空間重新注入活力。為空間添上意義,為地方創造回憶。在營造空間的同時,更營造出人與人之間的連結。這,便是地方營造最美妙的地方。

場地支持夥伴分享 —— 領展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天晴邨空地雖然是今次社區節的主場地，但位於天瑞商場對出、屬領展旗下的歡樂廣場（下稱「天瑞廣場」），也是這九天中的另一個重點場地。在社區節正式開幕前的週六，「非常社區」就在廣場內舉行社區放映，播放由最新一屆金馬獎最佳導演得主劉國瑞執導，以少數族裔和單親家庭為題的短片《末路窮途》和《夜更》。

設計理念加入社區營造元素 回應地區特色

公眾對領展的認識，多數是屋邨商場的管理方。人們普遍對商場的要求，多與店舖的種類、貨品價格，或是內在的裝潢設計有關。可是，若要把商場設計提升一個層次，在滿足基本需要後，還能與其所屬地區建立連結，凝聚街坊，那麼當中所涉及的就不止於建築或設計層面上的事了。近年間，領展開始運用「社區營造」的概念來籌劃、設計及營運管理商場內外的公共空間，希望透過建設和藝術，將地區的「個性」呈現出來。

「今次非常社區節在天瑞廣場舉行，反應熱烈，印證了我們致力將商場建設成社區聚腳點的理念。」

「我們的業務與周邊社區居民的生活息息相關，尤其是位處於民生地區的商場，除了供應居民的日常生活所需，亦是社區參與及居民互動的好地方，因此我們近年透過塑造出別具特色的公共空間，強化我們作為社區凝聚點的角色。」領展發言人說。

商場是社區或公共屋邨內重要的公共空間，街坊的日常生活都在這個場所內發生——早上到茶餐廳吃早餐，下午到超級市場買餸，晚上和家人在商場內逛街或看戲。若要在社區內揀選一個空間作凝聚街坊、促進交流的地方，商場無疑是一個理想選擇。領展希望可以在商場管理者的角色以外，為整體社區的發展出一分力。

強化社區意識 借出場地鼓勵 由下而上的參與

為此，領展在設計過程中會進行大量調查研究，了解當區的歷史、周邊環境和人口結構。此外，他們亦秉持「以人為中心」的理念，走進社區，與地區持份者溝通，深入了解他們的需要和願景，務求令改造後的公共空間更切合使用者所需。例如近年新裝修的樂富商場中庭和天澤商場天台，正是在設計上沿用了「社區營造」概念。「這樣一來不但能提高居民的歸屬感，亦強化了社區意識。」領展發言人道。

領展亦分享到社區營造講求的不只是設計上的創新，更著重使用者由下而上的參與。因此，他們今次借出場地予「非常香港」舉辦社區節，是希望透過開放空間，讓街坊發揮創意，在遵守場地使用守則下，按他們自己想要的使用方式，活用這個由領展管理、同時亦是他們日常生活聚腳的公共空間。

善用交通及技術優勢
天瑞廣場化身社區客廳

在四個衛星場地中，天瑞廣場的人流最多，位置鄰近巴士站及輕鐵站，而且亦已申辦公眾娛樂場所牌照。因此，我們團隊在構思場地定位時，把大部分的表演和放映活動都安排在這場地進行。相比起天晴邨空地和天恩河畔，天瑞廣場的噪音限制是最少的，因為相對上與民居有一段距離。因著交通及技術上的優勢，社區節中的不少表演活動，不論是平日下午還是周末晚上，會場上也會有固定數目的觀眾。即使某些時段沒有表演進行，但場內仍長期擺放了各類型的社區傢俬，有時候更會在由紅酒箱改造而成的小茶几上放些桌上遊戲，吸引不少公公婆婆和小朋友在場內休息耍樂。

透過今次合作，領展進一步看到天瑞廣場的可塑性。將來在可行的情況下，天瑞廣場會考慮租借予不同的社區團體，舉辦更多凝聚社區的表演活動。就如九天的社區節中，其中好幾日也有街頭演唱環節，而前來表演的多為區內學生和音樂團體。他們熱情的演唱，台下觀眾投入地欣賞，整個會場變成了真正的社區客廳。那幾夜間，歡樂廣場上響遍了歡樂的歌聲和笑聲。

這樣溫馨的畫面，之後一定還陸續有來。

參與街坊分享

明愛元朗長者社區中心 Art Team成員

「我們日常的活動多在社區中心舉行，而且只限會員參與。今次可移師戶外，直接與區內街坊接觸，推廣更多與護老者有關的資料，是一次難得的嘗試。」

天水圍街坊加麗和媽媽

「平時也會用輪椅推媽媽到樓下逛逛，到公園坐坐。平時我們多是路過這裡（天晴邨），很少留意這片空地。但這兩星期有活動玩，便過來湊熱鬧。天水圍是應該多點這樣的戶外社區活動的！」

天水圍靈愛小學小學生

「我在紙盒上畫了天水圍常會出現的輕鐵，因為它是我喜歡的交通工具。」

Alice

「希望之後區內可有更多為小朋友而設的遊玩空間，不設定太多限制，讓他們任意使用。」

Annex

“I’ m helping out children painting paper boxes and having a good time.”

由室內走到室外
不忘捉緊初衷

五組學員由認識理論到共同構想，最後再到實際執行，整個過程中也思考了很多與風險管理有關的問題。在公共空間舉辦活動會牽涉到的考慮和準備功夫，與一般可提早報名、在室內進行的活動大大不同——應急方案、私隱和公眾形象問題等等，都是主辦方需額外顧慮的事情。看到學員們能指出以上各種可能的實際難題，並會一起想盡辦法調整提案內容，以共創尋找解決方法，令非常社區學堂最初舉辦的原意得以達成，實在令團隊感到振奮。

地方營造的方法有很多。五組所揀選的提案呈現方式都不同，當中涉及到各人意願和技能、場地限制等因素而下的不同決定。即使如此，他們在整個過程中都堅守了各自最初的理念，不時提醒自己甚麼是居民的真實需要、回想「社區共融」這個初衷。這讓他們都能時刻緊扣社區脈絡，開發出五種創意活用空間的方式，以空間作媒介來對話回應。

後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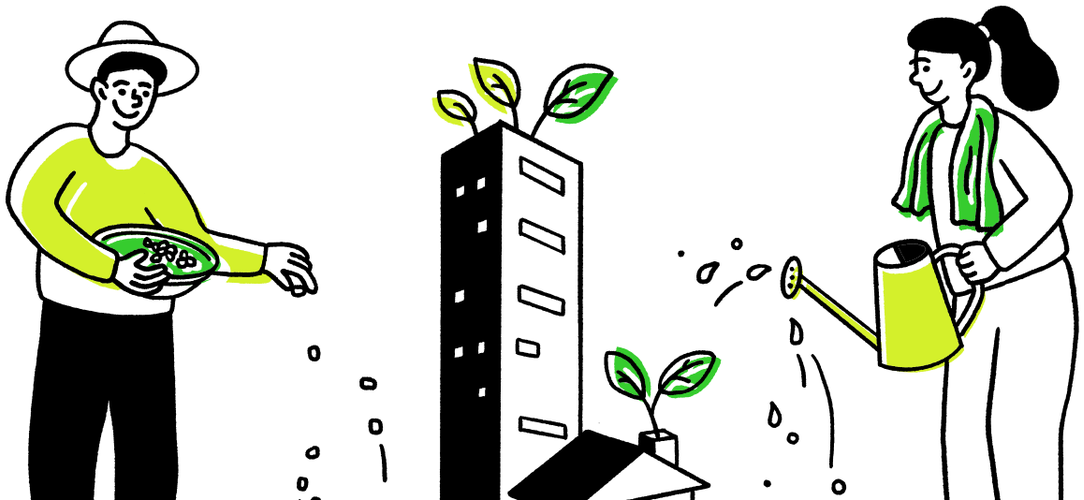
「非常社區」(元朗區)來到了尾聲。

由上年炎夏到今年寒冬,團隊在短短半年內經歷了不少新嘗試。作為「非常社區」計劃的起始地區,元朗區擴闊了我們對用公共空間作媒介來回應社會需要的想像。非常香港成立十年以來,首次以單一個地區作為計劃據點,從地域上的分野出發,按社區需要和特色策展一系列專為此區而設的公共空間活動。

由零開始
夥伴相助建立社區認知

一路走來，我們遇上了對社區抱有熱誠的學員，碰上了志同道合的在地夥伴，認識了為身為元朗人而感到自豪的街坊。他們在計劃的不同階段中為我們提供各種支援，包括按過往工作經驗，分享自身及普遍街坊對元朗區的理解，又借出場地予我們舉辦非常社區學堂，甚至介紹相關的友好團體予我們認識，讓我們得以在區內一步步紮根，順利開展項目。慶幸有他們相助，我們才能在短短半年間摸索到各種社區脈絡，並在社區節對準需要，策展出一些既能與原來的空間設計互動，又受居民歡迎的活動。過程中，我們團隊由對元朗區一知半解，每次乘搭輕鐵也要先看google　map計劃路線，變成能輕易說出區內哪一家商場有最好吃的中式糖水，以及哪一條屋邨住了最多的少數族裔街坊。

這些轉變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無知的小孩或許可以一晚長大，但要建立對一個社區的理解，由歷年來的規劃發展，到街坊間口耳相傳的小故事，卻絕非一晚之事。甚至，半年也只夠我們掌握其中的百分之一。雖然過程甚具挑戰性，中途還碰過好幾次壁，但我們還是想試。由成立初期著重公共空間的短期改造，到後來成立「非常協作」，嘗試以技術支援的角度切入，與社區團體合作，非常香港希望可以逐漸深化項目的影響力，與在地社區建立更貼身及緊密的連繫。我們不願意在項目完結後，就此與曾同行過的夥伴分道揚鑣，不再踏足曾在那裡渡過了一段難忘時光的地方。因此，我們希望以「非常社區」作為一個新的里程碑，把我們的地方營造工作變得更具可持續性，為社區帶來更長遠和紮實的影響。



疫情難料
租借場地困難重重

受疫情影響，近年要在公共空間策展公眾活動比以往多了更多需要兼顧的地方，令本身已有一定難度的申請更具挑戰性。在項目開展初期，約去年六至七月期間，團隊已開始為大半年後的非常社區節物色場地。雖然我們過往曾成功申請各類場地作舉辦大型活動之用，但即使由同一個政府部門管理，不同地區的場地申請步驟和需時也略有不同，特別是在疫情肆虐的這段非常時期。為了增加成功機會，團隊決定同時申請幾個場地，同時亦定立了三個選址指標：具天水圍特色、對當地居民別具意義、申請程序和技術上較可行的空間。

在上年年中，我們原定計劃申請天水圍公園和銀座商場對出的廣場空地，作為非常社區節的主要場地。廣場鄰近輕鐵站，交通相對其他同區地方便利，即使是不熟悉天水圍的區外人士亦容易前來。可惜，廣場屬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用地，因為疫情緣故，場地拒絕接受申請，以減少公眾聚集所帶來的傳染風險。

經過好幾輪磋商之後，我們決定改向房屋署遞交申請，租借天晴邨社區會堂對出的空地。天水圍有眾多新式公共屋邨，皆屬十字型設計，包括天晴邨。雖然天晴邨空地地理上沒銀座廣場般方便區外人士前往，但卻是位於天水圍的中心位置，而且有著更濃厚的街坊氣息——位於一條公共屋邨的出入口位置，居民每出每入，離家回家都必須經過這裡，亦是不少社區中心和學校的所在地。更重要的是，這片空地平日雖然多人經過，但少能凝聚人。路過的人多，停留的人少。作為一個經常出現在街坊的日常生活，但又容易被忽略的公共空間，天晴邨正正切合了我們理想選址的要求。

改變策略
活動分散四個場地以應對疫情

綠在元朗

天晴廣場

天恩河畔

天瑞商場

可是，由於疫情反覆，防疫限制朝令夕改，房屋署至十月為止仍未批准我們的申請。當時，政策規定一個場地不可有多於50人聚集，而且人與人之間需有1.5米社交距離。為了應對以上挑戰，團隊在多次相討後決定把社區節改以衛星活動的形式進行。我們考慮到天水圍地大物博，如把活動散落在幾個場地舉行，住在天水圍不同區域的街坊便都能參與。因此，團隊選擇了四個不同類型、位於區內不同位置的場地，包括由房屋署管理的天晴廣場（主場地）、由領展管理的天瑞廣場、由地政署管理的天恩河畔及屬環保署轄下，由匡智會管理的綠在元朗，希望可藉此展示各種公共空間的可能性、擴展區內團體對活動場地選擇的想像，以及與區內團體共同經歷一次申請各類場地的詳細步驟。

隨著場地數目增加，而每個場地的申請程序及要求也不同，這變相是加重了團隊的工作量。由於某些場地本身並無臨時公眾娛樂場所牌照，團隊需要額外申請，或按法例指示限制場內活動形式。以天晴廣場為例，我們需另外租借防火器材才能申請相關牌照，而不能堵塞場內的緊急車輛通道的規定亦大大減少了活動空間。此外，空地以往最長的租借日數為兩日，而我們今次卻想連租兩個星期，藉此讓更多社區團體可參與其中。當中涉及到的場地管理、突發天氣及聲量控制等問題遠比過往活動繁複，令房屋署花了更多時間去審批申請。

雖然申請程序仍在進行，但團隊不能待審批成功後才開始籌備活動，否則準備時間會大大減少。我們在十一月尾開始公開招募，歡迎各類社區團體成為我們的社區節合作夥伴。經過多次來回商討，社區節的活動時間表終於在十二月底出爐，而天晴邨空地的申請亦在社區節開幕前的最後一天獲批。幸運的是，政府亦於同日宣佈取消限聚令，讓各種活動可以開放名額，甚至不設限額，予更多街坊參與。

雖然九天不算長，但聽到參加者對社區節的反應十分正面，很多活動都大受街坊歡迎，這無疑是印證了社區節的果效，亦給予了團隊最大的肯定。不過最令團隊感到振奮的，並不是有多少人參加了社區節的活動，而是看到因為「非常社區」而連結和認識的街坊和社區團體能繼續保持聯絡，甚至再度合作，舉辦一些讓民眾能共同參與、策劃的公共空間活動。

寄語

雖然社區節已告一段落，但地方營造講求持續性。居民要對自身社區有一定程度的歸屬感，認同自己是其中的一分子，才會開始意識到自己有權利影響空間使用的方式。這需要長時間的潛移默化，讓居民能逐漸敢於跳出框框，更積極地參與社區規劃，以行動改變和建設自身社區。唯有公眾根本性的思維和習慣改變，影響才能得以延續。因此，「非常社區」不止對非常香港來說是個新里程碑，也是元朗區在地方營造方面的首個里程碑。學員和社區團體能在往後的日常生活和社區服務中延續這種理念並實踐出來，這才是元朗區能繼續邁向非常社區的重要關鍵。

社區節只是一個開始，往後需要更多有心人一起投入參與，包括參加過或未參加過社區節的你。我們相信在不遠的未來，定會看到這半年間由我們下土的種子，以及由後來的人持續灌溉所結出的豐碩果實。

參考資料

何以諾...等 (Ed.). (2021). 元朗社區藝術文化圖鑑. 間築社有限公司.

陳雲. (2017). 元朗，懷鄉戀土的地方 (初版). 花千樹出版有限公司.

鄧達智、鄧桂香. (2013). 元朗四季好日子 (初版). 萬里機構.

饒玖才. (2011). 香港的地名與地方歷史: 新界 (第二版).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2021人口普查 主題性報告：內地來港定居未足七年人士. (2023, January). 政府統計處網站. https://www.census2021.gov.hk/doc/pub/21c-PMRs.pdf

公共空間的概念. (n.d.). 拓展公共空間. http://www.hkpsi.org/chi/publicspace/concepts/#:~:text=%E4%B8%80%E8%88%AC%E8%80%8C%E8%A8%80%EF%BC%8C%E5%85%AC%E5%85%B1%E7%A9%BA%E9%96%93,%E9%83%8A%E9%87%8E%E5%85%AC%E5%9C%92%E3%80%81%E6%B5%B7%E7%81%98%E7%AD%89%E7%AD%89%E3%80%82

元朗區人口簡況. (2022, August 31). 社會福利署 - 地區概覽.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district/page_yuenlong/sub_districtpr/

地區摘要. (2023, February 9). 元朗區議會. https://www.districtcouncils.gov.hk/yl/tc_chi/info/highlight_01.html

我的社區 - 元朗區. (2023, January 30). 民政事務總署. https://www.had.gov.hk/tc/18_districts/my_map_18.htm#

周永新. (2020, December 28). 香港40年貧窮原因的研究. 香港地方志中心. https://www.hkchronicles.org.hk/%E5%BF%97%E8%B6%A3%E5%8F%A4%E4%BB%8A/%E5%B0%88%E9%A1%8C%E6%96%87%E7%AB%A0/%E9%A6%99%E6%B8%AF40%E5%B9%B4%E8%B2%A7%E7%AA%AE%E5%8E%9F%E5%9B%A0%E7-%9A%84%E7%A0%94%E7%A9%B6

計劃背景. (2022, February 17). 陪我講 Shall We Talk. https://www.shallwetalk.hk/zh/about/background/

黃秀蘭. (2007, November). 孤寂的邊陲 — 談天水圍新市鎮的建設. 文化研究@嶺南. https://www.ln.edu.hk/mcsln/archive/8th_issue/feature_01.shtml

劉孔維. (2011, March). 「悲情城市」是怎樣「打造」的？天水圍的空間政治. 文化研究@嶺南. https://www.ln.edu.hk/mcsln/archive/23th_issue/feature_01.shtml

蘇文軒.(2021,October20).【加強治安】天水圍首8個月罪案超前年總和議員倡升格警區.TOPick.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3086135/%E3%80%90%E5%8A%A0%E5%BC%B7%E6%B2%BB%E5%AE%89%E3%80%91%E5%A4%A9%E6%B0%B4%E5%9C%8D%E9%A6%968%E5%80%8B%E6%9C%88%E7%BD%AA%E6%A1%88%E-8%B6%85%E5%89%8D%E5%B9%B4%E7%B8%BD%E5%92%8C%E3%80%80%E8%AD%B0%E5%93%A1%E5%80%A1%E5%8D%87%E6%A0%BC%E8%AD%A6%E5%8D%80

Health and Well-Being. (2023).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ttps://www.who.int/data/gho/data/major-themes/health-and-well-being

Howard Besser. (2001, March 26).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 Attack on Public Space in Cyberspace. https://besser.tsoa.nyu.edu/howard/Papers/pw-public-spaces.htm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d.).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health/

策展團隊

聯合創辦人	羅健中先生
	蒲美琪女士
執行團隊	陳沛賢
	李朗欣
	呂素熒
	梁段
	馮瑞琴
圖像插畫	UUendy Lau
排版設計	黃駿燁
社交媒體及紀念品設計	邱曉澄
顧問團隊	Prof. Hendrik Tieben
	朱競翔教授
	Mr. Jason Hilgefort
	馮應謙教授
	張俊聲博士
	毛家謙教授
	姚凱琳女士
	張天欣女士

鳴謝名單(排名不分先後)

非常社區學堂(元朗區)場地支持夥伴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Chinese YMCA of Hong Kong 天水圍天晴會所 Tin Shui Wai Tin Ching Centre
香港青年協會 the hongkong federation of youth groups 賽馬會天悅青年空間 Jockey Club Tin Yuet Youth S.P.O.T.
扶康會 Fu Hong Society 天水圍地區支援中心
香港基督教青年會 天水圍天澤會所
YWCA 女青

非常社區學堂(元朗區)合作夥伴

sotonoba.place
OPEN GREEN!
共融館 KUNG YUNG KOON
上家
生活書院 School of Everyday Life

非常社區沙龍合作夥伴

童軍知友社 賽馬會朗屏青少年服務中心
天水圍社區發展網絡 Tin Shui Wai Community Development Network
善導會 SideBySide
元朗大會堂梁學樵夫人老人中心

非常社區節（元朗區）支持機構

元朗區議會
Yuen Long District Council

非常社區節（元朗區）場地支持夥伴

匡智會 Hong Chi Association
匡扶智障 FOR people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綠在元朗 GREEN — YUEN LONG

領展 LINK

非常社區節（元朗區）場地設計夥伴

School of Architectur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Urban Collaborative Studio

Unitinno Architectura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Ltd.
香港元遠建築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LCC Land+Civilization Compositions

非常社區節（元朗區）合作夥伴

明愛元朗長者社區中心

Treasure Tree Health & Nursing Ltd.
駿柏專業護理有限公司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天水圍青少年外展社會工作隊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Christian Family Service Centre
天水圍社區服務處 Tin Shui Wai Community Service Centre

[GAAU']UP

回鄉之音 HOMECOMING

HKBWS 香港觀鳥會

HKIUD 香港城市設計學會 Hong Kong Institute of Urban Design

YWCA 女青

天水圍故事館

香港青年聯盟 HK YOUTH ALLIANCE

i-COMMON HK 消費者自主平台

手牽手 Hallel

漫活 Manroot

MYSTERY Belly Dance Academy

家家總動員

書送快樂 REad-cycling

NEXT STEP GLOBAL CHARITY FOUNDATION
POWER OF LOVE

CACHe 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 The Conservancy Association Centre for Heritage

香港青年協會 the hongkong federation of youth groups
賽馬會天悅青年空間 Jockey Club Tin Yuet Youth S.P.O.T.

保良局 Po Leung Kuk
CKCEYC

保良局天水圍復康中心

特別感謝

特別鳴謝曾於「非常社區」計劃推行期間，在場地設計、拍攝及攝影、場務及技術支援等幾方面協助過我們的各方好友（排名不分先後）：

Loretta Ho / Stephanie Cheung / Ceas Chong / Nicole Lau / Eddie Chan / Bradley David
Nelson Huen / Clara Wu / Carmen Tsui / Fikiyo Yiu

Pedram GhelichiI / 劉鑫程 / 吳程輝 / 吳錦添 / 高慧 / 高士超 / 蘭天 / 王一嵐 / 莊曉琳 / 張芯瑜
馮嘉晴 / 黃資珽 / 湯樂蓓 / 蘇靖朗 / 李佳泰 / 陳家豪 / 關浩志 / Addison Chen / Alber Liu
Jacob Yan / Leah Yang / Leo Wan / Sara Gu / Yuki Wangi

Fitz Suen / 李念聰 / 崔皓暘 / 陳瑋龍 / JunWei / Charline / Adrian Ma / Ken

吳家浚 / 張晉浩 / 馮基恆 / 周嘉慧 / 林詠 / 朱桑泓 / 陳栢皓 / 李鈞緯 / 鄭家寶 / 何詠銅 / 高卓霖
龔一丹 / 梁彥陶 / 莊慧珍 / 潘家偉 / 馮廣興 / 向佩霞 / 何秀儀 / 李朗風 / 容子晴 / 吳雅雲
林彥陞 / 何守恆 / Alishba Shahzad / Areeba / Brian / Dave / Fahad Shahzad / Hadi Shahzad
Imran Yashaa / Kelvin Chung / Ken / Mandy / Nimra / Wincy

Boyer Age Engineering Company Limited

主辦機構:

非常香港 very Hong Kong

Spaceplushk
joinus@veryhk.org
(852) 2850 6678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50號馬來西亞大廈14樓
14/F Malaysia Building, 50 Gloucester Road,
Wanchai, Hong Kong

贊助機構:

何鴻毅家族香港基金
The Robert H. N. Ho Family Foundation Hong Kong